

# 當朝 陽

# 初升

连铜著



野草出版社



# 洪天賜教授捐贈



## 目錄

編者入誌	1
洪武的春天	3
沒有代價的罪行	13
皇朝區初升	24
萬年幾夕	31
自述	47
聖賢	50
在外的「窮」	61
祖國	67
濟生區	68

共天顯峰對齋觀



# 序

在數年前，蔣其義的「青年文藝」雜誌刊後，我更深  
讀其遺稿一其文章，因此，他能在原本甚真的幾篇小故事，  
寫進幾在「青年」雜誌的「青年畫刊」；時間是一九七一年  
到七三年之間。想來，當時是國許思想解放，以致現實讀  
起來，讀其長篇分子人沒有點機關而不覺煩悶，因此，影響  
了現實的意識，那時候出版社的主人却說，這是個萬好，再  
寫，留下一些幼稚的題目，畢竟在現實生活中的一件紀念  
，也不見得少於現實的。

自己一讀其書，其書感是一些事情，屬於它們  
在生活上給予的經驗，在「青年」雜誌的社會上，  
是引不起人們注意的，但讀其書，却多受其感  
，故此，我懷念的將之抄錄出來，以紀念其書中的一些  
人物了。不當其的，我將我本「青年」雜誌的一件「美談」的  
社會外上給上幾篇故事了。

的這些自己所熟悉的人物故事  
目歌頭，粉飾太平欺騙感性  
因為那只有文字之區才寫  
吃幾多苦飯，尚且多解憂的  
所而感得或「是另一類苦  
恨了人與文谷，好活再無」的  
苦嗎」之聲不可。

一 基於什麼人寫什麼性質的  
讀，是獻出讀者原諒的也說與



## 目錄

### 序

種煙人家 .....	1
收成的那天 .....	8
沒有代價的血汗 .....	16
當朝陽初升 .....	24
過年前夕 .....	40
豐收 .....	47
悲劇 .....	60
化外的一群 .....	69
回家 .....	87
苦生活 .....	96



# 序

在數年前，當某報的「青年文藝」版停刊後，我便停筆沒寫過一篇文章，因此，收集在這本書裏的幾個小故事，都是登在「青文」版時的「陳年舊貨」；時間是一九七一年到七三年之間。也許，當時是困於思想的局限，以致現在讀起來，總覺得書中主人翁有點軟弱而不够積極，因此，我動了重寫的念頭，但野草出版社的友人却說：還是照舊好。再者，留下一些幼稚的痕跡，做爲自己寫稿過程中的一些紀念，也不見得全沒意義吧？

自己一向以來，寫得都是一些小人物小事情。關於它們在生活道路上的掙扎，奮鬥，在這「美麗繁華」的社會上，是引不起人們注意的，但混雜在他們群中的我，却感受良深，故此，我拙劣的將之描繪出來。當然，這是會令到一些「有爲人物」不高興的，切齒我不識「撈」而在一件「美麗」的社會外衣綴上幾塊髒布！但，我一向生性愚魯，除了能浮淺的寫些自己所熟識的人物與故事外，對於那些無中生有的盲目歌頌，粉飾太平欺騙愚民性質的文章，自己是寫不來的。因爲那只有文棍文狗之流才寫得出。至於那些歌星演員一餐吃幾多粒飯，疴幾多兩屎的「花邊文章」，更屬非文媚文盜所能寫得成！而另一類該丟進糞坑不可的「人畜文章」：什麼「人狗交合，奸淫母豬」的「謬論」，則非讓位於「人頭畜鳴」之輩不可。

基於什麼人寫什麼性質的文章，我這充滿泥巴氣息的村漢，呈獻在讀者眼前的也就只有這些「村巴貨」了。



# 種煙人家

老頭子坐在茅寮里，眼睛溜着園中高高矮矮的煙棵，乾癯的瘦臉上，不覺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想到：

「幾個月來熬的苦，畢竟沒有白費，從砍芭、燒柴、鬆泥到撒種子、填煙苗、種植、培土到如今，雖然是耗了不少日月和本錢，但現在發得這麼蓬勃的煙棵，任誰看了，都不禁要稱讚。自從初搬進村子那年種過一次好煙外，其他的年頭就是勉強捱得過罷了！直到去年，每年種的煙草，十成收不到一成，才弄得欠了發興號千幾元。」

一想到去年，老頭子就呸的一口痰直吐到寮前的幾棵小草上。

「從來就沒有這麼倒霉過，煙棵培土后，一棵棵的葉就呈現彎月形，太陽一出，全棵的葉便下垂皺縮，慢慢地乾死，拔起一看，煙根全部枯黑，沒有一條細白的新根，這是從那兒傳來的怪病！真是×他媽！」

老頭子丟了手中的煙蒂，喝了口茶，便起身向園后走去。沿着園中小廝，拂着兩旁肥厚烏黑的煙葉，望着粗壯的棵身，老頭子心中直樂？心里愉快的想到：

「憑這種煙棵，別說舊債能還，就是今年所欠下的新數，也可抖得清！如果明年也種有這種煙，大生要娶老婆也非難事了，到時家里有多一個幫手，種多一吉半吉地，都很可以做得來。」

「阿公！爸和二叔說，蝦糠沒了，不想再培土，要回家

了。」

迎面奔來了老頭子的大孫兒鐵骨，向他報告着。老頭子皺了皺眉頭，道：

「你叫他們回去罷！我還要捻些煙心。」

鐵骨玩着手中的泥人，應了聲，便快步的跑開去。老頭子嘆了口氣，暗道：

「欠了發興千幾元，現在去除些東西，總是黑口黑臉的，等會去載肥，又是沒好的臉色看。」

每年到了農曆七八月，老頭子這村里的農人都是特別忙。白天忙着捻煙心、摘芽、採葉、培土；晚上則忙着疊煙，綁葉，穿葉。繁重的工作，任誰都沒怨言，一年中的三餐溫飽，大都是決定在這一個季節里啊！

老頭子一家人，雖說營養不足，臉皮黃瘦，但見了園里壯勃的煙棵，却都是愉快的幹着活。

「老伯！你今年的煙可真壯啊！」

鄰園的亞花姑娘，總愛趁空溜過來，找大生談情；見了老頭子，就是這樣的稱讚着。老頭子見了她，也是歡喜；亞花姑娘這人勤勞，得空時，不說白天黑夜，總肯帮他幹活。

「喂亞花，來帮忙摘些煙芽。」

大生看見了她，便在園中喊着。亞花姑娘笑笑，跑到大生身旁，問道：

「你哥嫂呢？」

「在園后。」

大生笑着向亞花姑娘打趣道：

「亞花！如果我們明年再種有這樣的好煙，妳說我能娶老婆了嗎？」

亞花姑娘紅了臉，笑着。大姑娘也希望他明年種有好煙

，有好收成，明明正正的娶了她去，想到這裡，她的臉便紅了。

「今早臉上搽了胭脂？」大生偷笑着問，亞花姑娘由地上拾了粒泥，擲了過去。

「還沒過門就先打起老公來。」

亞花姑娘可嗔了，狠狠道：

「你再說我就走！」

「好好好，不說了。」

兩人俯下身去採葉，採滿了一包，同走到竹筐邊放下。大生悄悄在她臀部捏一把，亞花姑娘回轉來要擰他時，大生已笑着跑進煙行里去了。

農人們的清苦生活，大生從來就不留戀，每天對着那些枯燥呆板的工作，便是暗中搖頭。他常嚷着要到城市里去工作，可是，老頭子却不准許；近來，又相好了亞花姑娘，所以，去意也暫時打消了，不過，他並不想在家里混一世。

× × ×

不知是老頭子時乖運蹇，還是天老爺有意跟窮人開玩笑，打從農曆九月起，傾盆大雨連續下了六七天，老頭子的芭地雖高，一時不致遭水淹浸，然而，村中却已有不少煙草給浸壞了。最令老頭子心驚肉跳的，便是他園后那條河流，渾濁的流水離岸不過一尺，以他的經驗，就知道河水漲勢正是方興未艾。

那天，全家火急的採摘着園中的菸葉，老頭子苦喪着臉，心內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

「唉唉！去年種的沒有收成；今年的又要遭水浸，以后的生活可成問題了。天啊！你得保佑保佑啊，這三依吉地煙棵，若給淹光了，叫我一家以后怎樣過日子！」

老頭子一邊工作，一邊心內打着鼓，咀里嘮嘮叨叨的就是在念苦經。大財夫婦心里也很着急，想着辛辛苦苦栽培起來的一些「希望」，眼看就要毀滅，不由得搖頭嘆息。鐵骨小孩子家，雖不知苦辣，見到一家愁眉苦臉的，也只有加工作。大生對於工作，永遠是沉着穩定，不偷懶，也不對這些刻板的工作感興趣。他早就知道，耕種是沒好日子過的，不是水災、旱災，便是菸葉行情淡啦，沒人收買；或是肥料漲價啦；米糧又貴了等等。追隨了父親二十多年，他沒有見過自己的家里是在不愁吃穿的日子里過的，雖然偶而會種了一次好收成，接下來又是令人搖頭嘆息的歉收。

採滿了一籬籬的煙葉，大財大生兩兄弟便忙着車載；全家人忙得連口茶水也顧不得喝。

「老伯！天時不正耕作難呵！」

亞花姑娘兩兄妹，忙玩了自己園內的，走了過來幫忙。

「你們的採完了？」老頭子問着，手却沒閑下來，很命的摘着不成熟的肥厚頂葉。

「總共那幾棵煙，爲什麼還掃不光，嗨！就是你們的太可惜了，烏壓壓一大片的，若真的給水浸了，以后神鬼不拜也不要緊了。」

「唉唉！缺命水，艱苦啊！」老頭子呻吟地回答，語氣中包涵了無限辛酸！捱受了五六十年的風風雨雨，他的理想就是在這一大片一人高的煙棵上！

無情的河水，是不會懂得農人的辛酸的，它只知挾着無比威力，侵襲上岸，終於吞食了岸上一切，粉碎了農人的希望。

× × ×

經過一場水災，老頭子的心情灰黯到了極點。園內的水

還沒有退盡，不能工作，他每天只有直挺挺的倒在床上。

一天，趁着晴朗的早晨，他正站在屋旁發怔，發興店里的伙計來了。

「老伯！頭家叫你去一下。」

一陣戰慄，突地傳遍了老頭子全身；他知道，店號派人來喚他，一定是沒有好消息！

呆了好一會，他才踉踉蹌蹌的向發興店號走去。進了門，伍老板那肥胖的身子，正坐在桌后算賬。伍老板望了望他，並不說話，襯着老頭子那拱肩，縮背，瘦削，猥瑣的身形臉容，越顯出他的高傲，肥壯，濶大和油亮。

老頭子皺癯的臉上，勉強擠出一絲笑容，低聲道：

「早啊！頭家！」

「嗯！你來了，很好。」把賬目算好，伍老板仰起了臉。「剛才我把你所欠的數算了算，共有一千三百多元，這一筆賬，你打算幾時還呢？」

老頭子心里又氣又急，他明知水災為患，在此時提起所欠之賬，却偏分明是有意為難。

「頭家！你知道，這次浸水，園里的煙棵已被淹光，搶摘來的葉，多幾天曬乾了，你就去網吧！加上已綁好的沙脚、二脫、下中、中葉等，大概可還你多少先。」

伍老板圓碌碌的眼珠，緊瞪着對方的臉：

「那你以后又用甚麼來還我呢？」

老頭子覺得舌頭有些硬，結結巴巴的：

「等水退盡了，我可以趕種些生菜、瓜豆之類來還。」

「等你的瓜菜豆物有收成時，你又多欠一些了。」

「頭家！賬欠了你那麼多，我也感到很不安，本想今年這幫煙能還清舊債，唉！無奈天公不多隆，來了一次河水，

把什麼都沒光了！」

肥胖的老板，沉思了下，故做和顏悅色說：

「這樣吧：葉乾了我去網，但這一兩個月的伙食，你暫且在別處拿，等你園里有了出產時，再來這里交關。」

剎那間，老頭子感到全身僵硬！像給一種無形的壓力壓得口不能開，眼不能眨，木雕泥塑似的呆在那兒。

自從伍老板不准老頭子在他店里拿伙食后，老頭子一家可困窘極了。一個五口人的農家，實在很難每天找出幾塊錢來購買米糧和日用品的。想在別家店里欠賬，村中幾家糧雜店都不允許。商家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一向在某一店來往，突然要另轉移一家，他們就知道是怎樣的一件事了。何況最近水災為害，又那一間商店敢發新賬給新顧客？

老頭子一家，起初唯有靠典當過活。然而，一個貧農之家，又能將家里的東西，典當出多少鈔票來呢？

但是日子是要過的，老頭子只有四出到外地親朋戚友家里低聲下氣求貸，得來的銀錢，湊上亞花姑娘送給他的一包早穀，和屋旁自家種有的一些蕃薯、芋薯等雜糧勉強過活。

農人們胼手胝足的每天汗流浹背工作着，還難確保三餐溫飽，畢竟是令人感歎的！

吃飯的難題勉強解決了。但是，種植所不可少的肥料，藥水，又像是一座難關橫在老頭子的面前，園里自水退后，剷草翻行的工作到現在，已是做七七八八的了，然而，沒有肥料，也是下不了種籽的。

一天，老頭子一家吃完了晚飯，陪着來閑聊的亞花姑娘坐在門前歇涼，老頭子感嘆道：「唉！人吃的雖勉強湊有了，種瓜菜所需要的却可還沒有着落呵！」

大家沉默了一會，亞花姑娘突然道：

「老伯！我們多幾天要下種籽子，我叫哥哥在我們有來往那間店里多賒幾包，然後分一些給你，等你們以後有了收成才算數，可好？」

「啊！好好！」老頭子驚喜道。忽地，他憂慮地說：「×店肯多賒你們幾包嗎？」

「可能肯。」

事情雖沒把握，但大家的心情已較為輕鬆了。幾天後，老頭子所期待的廐肥，便由亞花姑娘那里暫借了一些來。全家也就忙着趕種一些收成快的青瓜、豆角、絲瓜等。但園地廣濶，肥料不敷應用，空下的大片地，便栽下必須三個多月方有收成之蕃薯。全幅芭地種好後，老頭子一家方始鬆了一口氣。

一個月後，他們的園地上，已是一片盎然綠意，間雜着青瓜、絲瓜點點黃色花朵、豆角間稀稀紫色花朵，一家人見了，心里都充滿希望！但是，他們也擔憂，當這些瓜、豆、薯還未能收穫時，又會不會鬧水災，旱災，或是蟲災？

# 收成的那天

王老頭一覺醒來，看見窗外已是微白了。他一骨碌的翻起身，忽的覺得頭暈腰疼的厲害，忙走到房門口，扶住門框閉目靜站了一會。

「唉！人老不中用了！昨晚回家淋到雨，今天老毛病就來了！」他暗嘆一聲，勉強伸下腰肢，踉踉蹌蹌走向廚房去。老伴正在煮飯，他匆忙的洗完臉，提了壺白開水，在前廳尋了幾個麻袋，一個直徑約三尺的大簸箕，一齊綁在腳車後架上，上田裡去了。

漫天濃霧，籠罩着大地。樹木，花草，沉酣在這「混沌」清晨裏；帶着寒意的清風，抖落了花草上的露珠，也吹抖了向着茫茫道路前進的王老頭。

他，咬緊牙根，忍受着寒流和病痛的侵襲，吃力的一下一下踩着吱吱響的老爺車。

「唉！要不是昨晚約定了人去拔花生，今天該休息一天呢！」接着，又暗嘆道：「說來說去該怨自己命苦，結婚到現在已將三十年，老伴連屁也沒放過！要不是夫妻倆老命硬，結婚後就有孩子的話，現在都已長大成人擔當得起園地裏一切沉重的工作了，還須自己每天冒風冒雨在田裏「犁」得腰酸背疼，頭暈眼花嗎？鄰園的阿才，還不是因為有三個後生仔，所以他能晏晏才到園裏，高興時，多幹幾下，不高興時，繞着芭邊巡一圈就走得無影無踪了。王老頭向來最羨慕李阿才，也最恨他向着自己露出幾顆金牙輕蔑地笑道：「王

哥，人老該多多休息了！整天在園裏『迷』着，祇有累壞你！看我！那有整天在園裏『賴』着？」呸！說他媽的風涼話！王老頭恨恨的朝路旁吐了口稠痰，將腳車擺向小路裏。小路上凹凸不平，顛得王老頭頭暈眼花難受。路兩旁，經過一夜寒露濕潤的茅草，利葉俱倒向路中，濕濡了他的衣褲，冷得他瘦削佝僂的身軀，越發抖了起來。他昏花的眼睛，已無法在濃霧迷茫的天色中，將腳踏車駕駛自如，只好嘆了口氣，下車來，手足震抖的推向前。轉過了一道橋，忽的聽到一陣稚嫩悅耳的聲音，由前面自己的園地裏傳出來：

太陽出來紅通通喲，

大家趕來斬草芭呵！

一雨二吹三晒晒呵！

野草又是長青青喲！

.....

王老頭巍巍顛顛的加快腳步，趕到園前一看，霧中的花生園地上，已是人影幢幢，一片吵聲了。他把腳車放在茅寮裏，走到園中，「早啊！順伯伯」！忽的幾個稚齡小孩，齊向他打招呼。

王老頭含笑道：「你們大家早啊！」

園地上採花生的工友，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不怕花生籐葉上的露珠濕濡了他們的衣褲，彎着身，一棵棵的拔起，放成一堆堆。他們的衣着，沾滿了水和泥的污跡，而園地上，則堆了許多像小丘似的花生堆。根部的顆粒，帶着泥，黃白色的，隨根微微下垂；小孩子一粒粒的採下，吃着，嘴邊黏了不少泥污。幾個村姑，低聲談着，手却敏捷的在摘花生，在根部一擰一轉，顆粒便落在籃裏了。

「順伯！你老人家這些花生，顆粒結得少，我們可拔不

到吃喲，」幾個工人，圍着順伯訴苦道。

「花生結得少沒要緊，怎麼還是響啲的？」順伯臉上的皺紋，忽的堆擠在一齊，像乾縮了的橄欖似的：

「時運底，種的總沒好收成呵！」

「順伯！我們都同情你老人家，只不過，你給我們的價錢：一桶五毛錢，實在太低啦！」

「那你們要多少錢拔一桶呢？」

「七毛。」

「六毛吧！」

「順伯！不是我們要和你爭價，實是因為你老人家的花生結得少啊！你老也是種了二十幾年田，知道結得多的花生好拔，三四十粒一棵，扭幾扭，也就一籃了；你老人家這些，十幾粒一棵，還是獨仁和響啲的，棄了沒用的，幾時才能拔得一籃呢？你說是不是？」

順伯苦着臉，沉思片刻，無可奈何點了點頭。

「唉！花生已結得少，價錢還要出得高，收收湊湊，怕還還不了欠下雜貨店的一半數！」順伯自嘆着走向寮裏，把麻袋展開平鋪在地上，簸箕，火水桶放好。

「順伯！量花生啦。」

「呵！小娃，這麼快就一籃了？」

小娃把一籃花生倒向火水桶裏，恰恰一桶。

「我和媽，弟弟五點就到了，綁上頭燈，拔到現在，也快八點了吧，就只有這一籃，怎會是快呢？」

「大概是拔了很多還沒擰下吧？」

小娃笑道：

「順伯！記得寫上我的桶數啊！」

「嗯！」順伯長長應了聲，從衣袋掏出本小簿和鉛筆來

，記上數。然後把一桶花生倒在麻袋上，用簸箕盛了一半，在寮前篩掉粒小不成熟的，撿掉響拍和花生葉，篩撿好，才倒向麻袋裏。工友們斷斷續續地走來量花生，順伯篩撿了幾桶，頭暈腰疼的令他停下了手，胸間也不知是堵塞了些什麼在裏面，連呼口氣也覺得困難。揉胸捶背的站了起來，眼前金星直冒，腰身也幾乎直不起，忙將身靠向寮柱，靜站了會。望着尚未篩好的花生堆，心裏不由急躁了起來：「唉！工作緊，身子又不好，這可怎麼辦？」

太陽斜掛樹梢間，光線已很有熱力了。猴群翻騰在野菓樹上，喧嘩的在摘剝着野菓；水鳥靜立在茅寮後的泥濘淺水小溝旁，伺機啄襲魚隻。工友們都戴上了帽頭巾，狂風掃落葉似的將花生棵拔起，或蹲伏在花生堆旁揪擰着顆粒，他們不畏陽光的蒸晒，不怕腰酸手痛，都有着多幹一些，就有多一點收入的念頭。

大地生物的勞動情形，像給予順伯一些刺激，不覺將身子一振，暗道：「大家都在辛勤的工作，自己身為園主的，却怎麼在這裏站着呢？」奮然的心情戰勝了病痛，蹲下身子，依舊幹着活。

「順伯伯！我們來幫你篩撿好嗎？」幾個大約十一二歲的小孩，走來茅寮歇涼，向順伯問着。

順伯看了他們幾個一眼：

「好，你們來幫忙撿掉葉子和空殼的。」

小孩子們圍上了花生堆旁，七手八腳的撿了一會，卻儘把無仁的花生拿來捏得啪啪響。一個小孩，忽的天真問道：

「順伯伯！爲什麼你的花生多是響炮的？那天，我跟媽到大牛園拔的，却都是有仁的？」

順伯的臉浮出了淒涼的苦笑，搖搖頭，沒回答。「啊！順嬭來了。」小孩們齊聲道。

順伯抬起了頭，見老伴帶了個多層飯格，吊在車把上，後架上綁着用具和麻袋；正氣喘吁吁地把腳車推向茅寮裏來，見飯來了，順伯也感到肚子有點餓了。打開飯格，取出菜，便招呼小孩子們吃飯；幾個小傢伙，對飯菜望了眼，偷笑着，乖巧的溜出茅寮去了。

順孀從車架解下豆箕，盛了花生，篩揀着，望着園裏，她不覺感嘆道：

「拔了那一大幅地，就只有這一堆花生？我看揀篩了還裝不滿兩袋呢！」

「唉！時運不高，我們怎能有得豐收呢？妳沒聽大財說，他家所種的，只剷了一次草，一依吉地便可收得二十包；我們的，種下個月，葉便會生蟲而得洒白灰；得剷兩次草，拔時得每桶比他人多給二毛，工作和本錢都下得比人多，這兩吉地，我看拔了就不夠十包！大興糧雜店那五六百元數，我看再也沒法還得清了！」

順伯含着口飯，語音不清的在嘮叨着。順孀也感到黯然，「夫妻倆老已是白髮滿頭，還得每天耕的要命！度着節食的日子，却還背負着一身債！本想這兩吉地花生如有好收成，還得了所欠之數，以後種有一兩次好收穫，湊湊積積，也能有些「養老金」，但現在看起來，一切希望都落空了！夫妻倆的身體已是一天壞過一天，花生拔了，老頭如沒吃些補品，兩吉地翻土起行的工作，又怎能完成呢？而再過兩三個月，園裏沒「土產」出，到大興店裏去賒些東西，「吃秤王」還會不臭口臭臉的，要這樣或那樣，都推說沒有嗎？順伯吞嚥了幾口飯，祇覺得口苦舌淡的，沒法吃下，蓋回飯菜，捲了枝紅煙，倚向寮柱猛吸着。

「那糧雜店的，見我們都老了，欠了些賬，便怕過鬼！」

那天，還說：『王順！你欠下的數，這個月內如不能先還多少，下個月你就不能來欠數了』！」順伯喟然嘆道。

「耕種人家就該年年窮？」順嬖茫然自問道。

順伯望着那堆篩撿了的雜物：泥土，葉子，響啲和無仁的空花生殼，竟比裝在麻袋裏的還要多，心裏有着說不出的酸苦，把臉上的條紋皺得四通八達；眼油眼屎潤漬在眼眶裏，就像欲溢出似的，無力地呻喚了聲，蹲下身子，繼續着他的工作。

夫妻倆篩撿到中午大家歇涼就餐時，順伯已累得頭暈眼花，腰部酸疼的坐不是，立不是，勉強吩咐老伴替他擦上風濕油，便橫倒在麻袋上，呻吟着。老伴見他病得慘然，心裏不禁覺得憂傷，顫着聲音：

「老頭，你覺得怎樣？」

順伯遲滯的眼睛緩緩眨動了一下，聲音微弱的：

「我死不了，我的工作還沒做完呢？」

抑制不了淚水，順嬖嚶嚶啜泣了起來。驚動了工友們，大家都趕來探視，七嘴八舌：

「啊！應該送去醫院！」

「送他回家休息。」

「腳車怎能載躺着的人？」

「看情形不要緊，睡一會就好了。」

順伯伸出顫抖的手，向他們擺了下，勉強禁止了他們的嘈聲。

一個喚做福盛的青年向順嬖道：

「順伯讓他躺着不要緊，花生不够人手篩撿，我們中有幾人可以幫忙！」接着，拉高了聲調：

「哥哥！弟呀！來呀！幫忙篩撿花生呀！」

豪爽的表現，贏得了幾個村姑賣俏的嗤嗤笑着；做母親的，卻各把自身女兒瞪了一眼，村姑們低下了頭，捏弄着衣襟。

陽光散發出了一天中最炙人的熱力，花生棵都低垂了籐葉，像是抵抗不了曝曬，軟綿綿的堅不起枝身。工人們也覺得酷熱難擋，精神肉體都感到疲憊了。經過兩小時休息的順伯，這時卻慢慢坐起身子，望着勞動着的工友們，將腰背捶了捶，又要幹活了。幾個篩撿着花生的青年，卻不肯將豆箕交還給他，祇向他勸道：

「順伯！你老人家再歇息歇息吧！我們可以幫忙你把一切工作弄妥，篩撿花生的工作，我們不會向你算錢！」

順伯嘆了口氣：

「你們的好意，我很感謝！不過，我做得時，我應該做！」

「順伯！那麼你就專記來量豆的人的桶數吧！我們一面要篩撿，一面要記數，也實是煩了些。」

順伯知道是他們的好意，無可奈何的答應了。青年們手脚快，情緒高，工作時，忘不了唱歌，高聲談笑；逗得順伯有時也苦澀的笑了。

時間逐漸把太陽推向西山，在將沉沒還留的時刻中，它散放着柔和的光線，把大地映得一片燦然。樹葉披着霓裝，歡欣的舞蹈着；猴群的吵雜聲，沉寂了，不知牠們將棲眠在那幾株樹上？草叢間的小蟲，積水旁的蛙群，卻在此時唱起它們的晚歌。早上還是一片黃綠色的花生園，現在已是露出一片乾燥空白的泥土，點綴着一堆堆擰轉了顆粒的花生籐，皺縮的積壓着；疏疏幾吋來高的小草，綠意盎然的迎風而舞。小孩子們像天空歸巢的飛鳥般，在空曠的園地奔跑，跳躍

，嘈嚷。村姑們低低哼着歌曲，收拾着早上盛了飯菜來的空格，茶壺，藤袋，頭燈等。週遭的一切，並沒引起順伯的注意，他只是定睛的看着幾個年青人，把花生籐覆蓋在擠滿了藤袋的花生上，然後用鐵線縫了起來。兩依吉地的花生，收拾了，就只是區區八包，每擔廿六元來算，扣除了工錢本錢，自身並沒賺頭。而最近地方議會雷厲風行的鳩收廁所費；政府人員將來徵收芭地稅；屋地稅；和其他零星用費，這筆錢，自己應從何處找來？花生賣給大興糧雜店，對除下，還得欠上三百來元，問店裏借，一定是沒希望，那麼，自己將如何處理那些債務呢？

順伯茫然，心頭悶塞，正想出力的呼他幾口氣，眼前忽的一陣黑，什麼也不知道了！

園地上響起順嬸的淒厲悲慘嚎聲：

「老的！你怎麼啦！你可別嚇人啲……」

一陣清涼的微風吹過，大家不由感到毛骨悚然！

## 沒有代價的血汗

「嗶剝叭辣」、「叭辣嗶剝」，一片廣袤七八十畝，被農人砍下曬達三個多月的樹木，在冲天烈火的焚燒下，發出了將成灰成炭的爆裂聲。一排幾十里長的火舌，順着風勢從芭頭燒起；另一些火舌，焚燒着樹葉、樹枝，已蔓延到芭園中段，留下縱橫交錯長長的焦灰。野風把灰屑吹得漫天飛舞，也把火勢吹得更猛、更烈的轟轟響，團團濃煙向天空直冒，把清朗的天色，瑰麗的黃昏，遮蔽得一片迷濛，每晚在這附近的上空盤旋的飛鳥，今晚已不知踪跡何在；猿啼蟲吟的聲響，也像是被火光嚇得沉寂了。燃燒了半天的火勢，看來，沒有一兩月之久，是不能完全熄滅了火種。

忽地，一陣引朋召友的呼嘯聲，在芭尾處響了起來。該是農人們踏上歸途的時候了。他們的腳車尾架上，載着空了的飯格、茶壺等，排成長龍似的慢慢奔馳在崎嶇的小路上，車身震盪，飯格、茶壺在籐籃裏發出「光朗」、「光朗」的聲調。路兩旁森森的林木，把天色遮得陰陰，反映出他們的臉色很憔悴，霉晦；但在他們被煙薰黑或炭屑黏髒的臉上，不禁現出一絲笑容。一片茂密的森林，經過他們幾月來砍鋸的辛勤勞動，已能放火燒芭，而這幾天的乾旱天氣，如果不會發生變化，這片芭地一定可以燒得很乾淨，剩下的灰炭，將是很好的肥料，加上這是一片黑色鬆軟黑土質的新草芭，栽下了木薯，誰也敢包木薯生得够肥大，到時如果一棵樹能結出五六十斤薯來，以目前每担三元計算，那麼，一個人擁

有二三依吉，一筆幾千元的入息，該是不會有疑問的，他們不敢幻想着美麗的，祇希望所流出去的血汗，耗去的精力，能換回一個合理的代價。

× × ×

金光燦爛的一輪朝陽，已從遠處東山升起，夜之幕收攏了，大地是一片光明，光明鼓舞了飛鳥對生命發出歡欣之歌唱，也催醒百花競開出鮮艷之花朶，散放出沁人心脾的芬芳。寒露在金光映照下，發出瑩瑩晶光，滋潤了花葉，也濕濡了在花葉辛勤採蜜的蜂兒。晨風輕拂，綠草微舞，大地是一片明朗與蓬勃的景象！

一片經過夜雨滋潤的廣濶土地，赤裸裸的在朝陽照拂下，蒸發起芬芳肥沃的氣息，那縱橫幾十里，蜿蜒高低鬆軟的泥質，農人見了，情不自禁就要在這片園地揮起鋤來。習慣於早出門的他們，已分佈在園地上每一個角落，向着每一個樹根部，幹着一種很艱難的工作——挖掘樹頭。

他們先用鋤頭在樹頭週圍挖開了泥土，露出根部，然後改用斧頭砍下，遇到一些硬樹，斧刃砍在樹根上會發出「光光」的響聲而反彈起來，震得他們手掌發痺，心頭隱痛！

那一片密麻麻的樹頭，不知要農人們流出多少血汗，方能把樹頭挖疏了些，讓拖犁車縱橫在這片園地上，翻鬆整片芭園！又不知道要他們費去多少時日，把園地築成一畦畦，栽下他們理想中的農作物。

「長哥！人老沒用了，樹頭還沒挖好一個，已震得我頭暈眼花了。」人羣中一個喚做陳大包的老農，忽的停止了工作，撐着鋤柄，氣喘吁吁的對着離身旁不遠，正在揮着鋤的張水長嘆息道。朝陽映着他那爲了生活和歲月磨折留下條條繃紋的粗臉，正佈滿了顆顆閃亮的汗珠，慢慢滑落下他下巴

那一叢白色鬍子裏；鬍子隨着他那急迫呼吸而抖動的下巴飄蕩着。

圓臉、小眼、細鼻、歪嘴而身裁矮小的外表，看來頗慍悍的張水長也停止了工作，向四週望了望，回想起自己年輕時把鋤頭揮舞得呼呼有聲的情景，不覺慨然嘆道：

「唉！我們已是嗅到棺材香的人了，手中的鋤頭還能舞出什麼花樣來，手脚一動彈起來，氣也就喘不過來，全身骨節也像折散了一樣，這裏痛，那邊痛！不死也是在吃掉米！」

倆老相對唏噓，望着一片芭園青年男女的那股幹勁，彼此藍濛濛的眼珠裏，泛起了一種惘然的眼色；臉上的表情也有着歲月催人老，不堪回首自身當年那一股幹勁與精力了。而望望整片芭地，從砍芭，燒芭，拾芭到現在挖掘樹頭的工作，已費去半年的時光了，又不知還要多少時日，方能見到一棵棵亭亭玉立的木薯，生長在整片芭園間，桿葉迎風飄舞！

又是一個夜雨後的早晨，這一片經過拖犁機翻鬆了的園地，農人們在分配爲自己的一幅芭地而築畦準備栽種了。一行行的薯畦，依着地勢，有的築得蜿蜒如蛇，有的筆直如帶，每五尺濶一蘭帶長成一畦，整齊有秩序的一行接一行，一園啣一園，站在芭田中，縱目游覽，也不知薯畦起於何處，止於何處，但見園中活躍着男的、女的、少的、老的農人們，都在辛勤的一鋤緊接着一鋤的揮着，清風吹蕩起村姑們的巾帕，也吹送起青年人的歡笑聲，他們爲一個來年的豐收，都汗透重衣的苦幹着。

「長哥！來呀！喝杯茶。」陳大包提了個茶壺，走到芭邊一棵樹下歇涼，順便招呼了鄰園的張水長一聲。張老丟了手中的鋤，也趕到樹下來喘氣，倆老拿下草帽當扇子般搖着，就在樹蔭下海濶天空的閒聊了起來。

陳大包向自家園中看了一會，覺得憑自家四口子，從早上幹到現在，已築好整蘭帶面積的薯畦，照情形看來，一天大概也能築好四五蘭帶面積的畦，而自己所分配到的三依吉地，大概十天八天就可以完全築好，張水長他家的人手和工作速率也和自家相差不多，只不知他薯畦培好後，準備種下那一些薯種，便道：

「多幾天園地弄妥後，你準備種下什麼薯種？成百頭還是紅枝薯？」張水長沉吟了一下：

「我打算種下烏枝虛筒的。你呢？」

「成百頭和紅枝種。」陳大包直截了當的道。

「成百頭薯雖然生得多，但都很小個，吃土淺，怕會翻頭；紅枝薯的價錢雖較高，但生的薯嚇不驚人，且如果被人發覺的話，薯還沒够水就給人拔光回去煮了。」

「不過，烏枝虛筒種的薯要日子很長才够水，要是猴子或山豬來的話，就要多一些時日來看顧了。」

「多一兩個月吧了。烏枝虛筒種粉太濃，山豬猴子也不大愛吃！」

「呵，長哥！種薯要長日子，要是給政府的巡山人員看到了，那要怎麼辦？」

「唉！無辦法！新芭地找沒有，舊芭地又種不活東西，就是政府所指定的保護地，也照樣倒了樹來種植，那有法啊？巡山的來呢，各人輪流塞張給他們，算是喝茶錢就是了。」

「唉！當今的世界，做什麼都要錢！」陳大包俯低了頭，無限慨然呢喃感嘆道。

「有錢就使得鬼推磨哩，那還用講。」張水長的性格向來有點孤僻，且世事已經歷得多了，所以，對於什麼事情，總是抱着淡然的態度。

「呵！」陳大包猛地想起了道：「多幾天你們薯哇築好後，你打算到那裏砍薯枝？」

「聽說阿天那些薯要拔了，多幾晚去找他商量；他種的薯正好是烏枝虛筒的。」

「現在有薯出就好啊，一擔三塊，舊年我出薯時一擔才塊八，請人拔和載，算了條數就剛好只够工錢。」

倆老一扯起話頭，就談個沒了，要不是各人的老伴催促他們出來工作，可能聊到日落西山還沒個完。

× × ×

天空沒有一塊雲朵，驕陽毫無阻擋的混合了潤濕泥地被陽光所蒸發起的熱力，把大地炙曬得一片酷熱，偶然一陣午風吹過，熱薰薰的反而令人昏然欲睡。農人們都汗濕全身的走向芭邊的樹林裏歇涼吃午餐去。林間樹木很繁密茂盛，枝葉相擁擠的樹頂上，漏不下一圈一點的陽光，只顯得陰森、潮濕，涼透人心脾。嘸蟲躲在枯葉間清唱，成羣的猴隻，靜悄悄的蹲在樹枝頭睜眼看人，沒一會，就來陣吵鬧和撲咬，惹得跟農人們來的狗隻發吠，吠得聲嘶力竭，便守候在附近籐草間伸着舌頭喘氣。林內山溪水漲，嘩啦嘩啦的流奔個沒完。農人們在清除了野草和小樹的一片地上放下飯格，茶壺，拿下頭上的草帽搧涼；紅燒燒的臉上，汗珠還不停地冒出，但在濃蔭的籠罩下，他們都不由長呼了個氣道：「好涼爽啊！」憩息了一會，便各拿了茶飯靠着樹身坐下吃午餐。

「長哥！包哥，你們的芭地要幾時才能把薯插好？」農人中一個喚做王阿財的老農，口裏塞着團飯，把兩頰撐得漲漲，使得原本有點滑稽的臉型，顯得像個半邊皮球，語音含糊的朝身旁的張水長，陳大包發問着，

「我看得要三四天。」兩人同時答道。

「種好後，你們還要到那兒做呀？」王阿財又一團飯塞在口裏才問道。

「唉！種植的人還有得閒啊？我們村尾那片芭地都耙好久了，還沒閒去種下瓜豆，而等到那邊的糧雜種好了，這裏的薯地又要鏟草培土了。」張水長的話，道出了農人們的辛勤和繁忙。「到時又不知要『摸』到幾時才『摸』得好。」

「至多是一個月的工作吧了，而以後薯棵一高了，久久來巡查一次就夠了。等過了十三四個月，薯就夠水好拔了。」陳大包悠然道。

「唉！講就容易啊，要是到時會翻頭，山豬、老鼠、猴子出來做怪的話，那就夠你激心。」王阿財顧慮道。

「薯要是怕他會翻頭，別日鏟草時，薯頭的土培高些；而烏枝虛筒種吃土深，也不會怎樣翻頭，到時如有山豬，老鼠猴子來，芭園四週各撒些塞進老鼠藥的食物，讓牠們吃了就去四腳朝天哩！」張水長滿有把握的說。

「是說這裏新芭地種出來的薯到時不知生得怎麼樣，要是照我初搬進村裏那一年所種的，一棵拔起來有的秤到是整百斤；單是樹枝就有手腕骨那樣大，兩個捉住樹桿搖、拔，都拔不起；勢得先把薯頭四週泥土挖掉，把薯砍斷了，才整棵拔得起，砍斷了的薯才用鋤頭挖起。那時一天能拔得幾十包薯，就是腰酸骨痛得厲害，不過，晚上睡覺，想到那些一條十多二十斤重的薯，做夢也會笑。」陳大包的臉上浮漾起了追憶與沉緬的神色。

「說也奇怪，每人初搬進村種植那一年都可賺錢，不過就是以後一年不如一年，現在種的東西要像十多年前一樣，我看是夢想！以前的煙身一棵能發得一人高，而現在種的長到三四尺高就開了花等你去捻心了。從前種芒光，種冬瓜，

都能生得飽滿滿的；當今的，種下了蟲多草也多，生下的瓜豆薯都比不上那時的。」張水長無限悵然的低頭喟嘆。

三老談得互相搖頭：什麼種出來的成果差啦；行情淡啦；物價肥料却高漲！歸根結底一句話，就是生活一年比一年艱難！飯吃完了，話也談够了，三人也就像週遭上了年紀的農人一樣，舖了麻袋在濃蔭下睡午覺，養精蓄銳的等待下半天的工作。村姑們幾個圍成一圈，低聲談着，俏聲笑着。小孩子三三五五，帶着「拉士德」在射擊小鳥。年輕人則成群結隊呼嘯着到林內小溪游泳去。林蔭裏洋溢着一片歡笑聲、呼喊聲、鼻鼾聲、蟲吟猿啼、黃犬嘶吠。

× × ×

隨着時間之溜逝，一片嘈聲漸漸地沉寂了，他們又得冒着眩目的陽光，酷熱的天氣，把一截截五六吋長的薯枝，相距三四尺遠近的插進薯畦裏；他們都懷有信心，半年後，此地將是一棵棵亭亭玉立、迎風舞曳而望之無際的一片薯林。

× × ×

大地風風雨雨，農人種種收收，兩個月的時光過去了。從農人種好木薯到現在，他們便絕跡於這片園地，而分散在別的芭地開墾和種植。經過一段日子，這一片燒得赤裸裸沒有綠影的園地上，現在，已是一片婆婆綠意了。薯枝在泥土、陽光、雨露的滋潤下，發芽破土，長苗身，生嫩葉，一棵棵在四五條稜角環裹着的苗身，尾頂端分出一支支細如香脚而紅艷艷的葉枝，枝尾再長出一片五瓣瘦長的嫩葉，在時日的孕育下，枝桿葉逐漸茁壯起來。烏綠的裸身，在陽光和風的照拂下，泛着光彩，輕逸的飄動着。薯行上，苦藤草，牛根草，含羞草，燈籠草等也長得寸來高了，依着地勢，遠遠望去，就像一張起伏着，廣濶無比的綠氈。和這片園地睜連

了將近兩閱月的農人們，現在，他們又得齊集在這裏，揮着鋤頭，流着熱汗。他們把薯畦兩旁和溝底的草齊刮上薯根部，再把被雨水沖下畦底的泥鏟上來，堆疊在薯根部，泥土堆得多，薯不但大個且不怕被風吹倒；不過，在長月累日風雨的沖淋下，雖有茂密薯葉的遮掩，但也難保每一棵薯身不會翻頭，而且，薯行如果在起築時，行列搭得小，就算泥土怎樣培高，也受不起風雨之沖蝕。經過半月後的辛勤，農人們已把他們自己的芭地上的工作弄妥，而以後便很少將足跡踏印在這幅園地上。

希望在農人的心目中，隨着日月增加而愈加濃厚。他們的薯棵完全培好土後，每隔三兩個月後便來巡查一次，看着那茂密烏黑的薯葉，高拔粗壯的薯幹，從龜裂蓬裏露出粗大的薯條，他們每張經過長期風雨鹹汗浸蝕黝黑黑的臉上，都不覺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再過半年八月，薯够成熟了，那他們都有一批可觀的收入。那時，收穫着經過血汗而換來的成果，該會是令他們感到多麼的興奮啊！

不過，有某一晚，張水長因有事到村中民衆會堂去，無意間，忽然瞥見會堂的佈告處，貼着張新的通告：

逕啓者：

茲接縣長來函告示，在本村五英里外的一片政府保護地，已被村人擅自開伐種植；政府農林部經鑑定於×月×日派人前往該地剷除一切非法農植物，恐爾等村民未知，特此佈示！

×月×日

王××村長啓

張水長看完了，驚得整個人呆住了，良久，他才醒起，匆匆忙忙地跑回去，想將這壞消息告訴大家，共商辦法。

## 當朝陽初升

「手拿刀囉，來到山上呵！」

揀長竹囉，把刀起砍呵！」

竹筒削成香枝囉，一把又一把呵！」

隔壁阿妹見了囉，說我勤又快呵！」

晨霧籠罩着大地，從遠處山頂才冒出的朝陽，被圍困在重重無質輕紗裏，若隱若現，淡淡的露出一輪嫣紅光影。村外膠林裏，浮動着縹渺的霧，響着清亮的鳥聲，也穿插着幾個割膠工人的身影。他們已在膠樹上鉤劃出新刀痕，讓它冒出乳白膠汁，滙集了滴落在瓦杯裏。

二牛子拿着把刃口白雪雪的厚背柴刀，臂上套了細麻袋繩，走在膠林中的小徑上，口裏唸着膠樹棵：「八一、八二、八三」……但數目一大，他可就唸不下去了，罵了一聲，情不自禁的唱起了他的祖傳山歌。

穿出膠園，忽的一叢叢挺拔而綠意清新的竹林，便呈現在他眼前，在微微晨風中舞着瘦葉和搖着修長桿身，像是和應着從膠園不遠處傳來的一陣清脆歌聲：

「二牛子呵，大懶蟲囉！」

喜鵲叫呵，沒起身囉！」

老爹把籐條揮呵，才把山來上囉！」

竹林裏沒人見呵，倒直做大夢囉！」

「臭阿蘭！時常唱衰我！」二牛子停在一叢竹旁，放下繩子，低低罵了聲。

阿蘭是住在隔鄰的割膠姑娘，每天清早便和家人到自己的膠園裏工作，是村上一個有名的淘氣！每當聽到二牛子的山歌末兩句，總要改了歌詞來和他對唱；見到二牛時，笑謎謎的逗得二牛也跟她笑了起來。

二牛子把刀緊了緊，選中了株老竹，揮刀砍了起來。竹棵密麻麻的擠成一叢叢，把刀揮東向西，高削低撩，都碰到其他的阻擋；憑二牛子在村裏住了四年多，日常以砍竹削香枝爲生，對於竹身的選擇，當然是胸有成竹，並不是一見到竹，便把刀亂飛舞，而是須要揀選棵身挺拔，修長，不蛀蟲和顯出金黃色澤的。「够水的竹枝，才够厚度，够硬韌，破邊削成幼細的香枝時，才唔驚會斷，會裂，這樣才削得多，賣時也不會給矮仔嫌竹嫩，裂邊，易斷而算低了價錢。」二牛子心中暗道。「唉！就是老竹難找難砍，一大叢竹裏，全是嫩竹多，圍生在老竹旁，正是難砍，哼！這一刀下去，你還不斷？」沙的聲響，老竹斷了，刀砍處滑落下地，枝身却被夾在嫩竹間，微微的幌着。二牛子丟下刀，把竹頭處抬起，出力的往外拉，枝尾梗在竹叢間，硬是拉不出；二牛子皺了皺眉頭，把竹頭處放低，抖幾抖，拉一拉，才把整支竹拖出竹叢，這樣的揀揀選選，砍砍拉拉不了幾支，二牛子已是累得熱汗淋漓，滿身發癢，「嗨！竹才砍沒兩枝，反沾滿了一身竹毛！」忙走到竹林外的小湖去，脫光了衣服。朝陽驅散了晨霧，光線映照在樹梢間，花草間，水面上，也照現出二牛子強健的軀體，正佈滿着顆顆晶瑩的汗珠，匯成條條汗線往下流，許多半分多長的褐色幼小竹毛，在汗水的濕濡下，顯得頗有光澤！二牛子却不理許多，把衣服濕了水往身上措抹；湖中反映出了他的影相，蓬鬆的一頭亂髮，黑黝黝的一張圓臉，襯着兩道濃濃的長眉和一雙三角眼，鼻樑尖挺，口

大唇突。肌肉結實，髓骨硬挺，健壯的有如隻小牯牛。

把身揩抹好，走向竹林，見母親已來了，便道：

「媽！老竹真難砍，又很少的！」

母親的臉上露出個淒涼的苦笑：

「大家都來這裏砍，一年又一年的，老竹當然是少了。

」

做母親的除了頭上包着一條青巾，全身都是黑裝，三十來歲的年紀，但皮膚和臉色却顯得很憔悴和蒼老；無神的一雙大眼深陷在眼眶裏，略為枯黃的眉毛常像是打了結，而因哨牙突出的嘴唇也不比蒼黃的臉色紅潤了多少；歷年來飽經憂患的生活已使她對未來失去了信心，而讓一種沉寞，憂鬱的神情凝結在臉上。

「唉！他們有本錢的，老竹砍完了，可從外地買些回來削，就是慘了我們這些連糜也怕沒得吃的！」做母親的唉氣嘆慘的差點連手中的飯格也忘記交給自己的兒子。

「二牛你等下吃完了，在中段那兒砍老竹，我現在去園後那邊找看下。」

二牛子應了聲，加快的呼嚕呼嚕喝嚥着稀粥；母親看着他的「喝」相，黯然的轉身離開，內心却在暗自淒傷：「人家十五歲年紀的孩子，還在讀書和父母要錢買物食；自己的孩子，則已和父母一樣需要對油米掛心了。」

二牛子吃完了粥，依着母親的指派到那竹園中段去尋找老竹。

太陽升得更高了，光綫也更有熱力的炙晒着大地上勞動的人們，二牛母子倆雖在竹叢濃蔭籠罩下，但費力氣的工作，是很容易令他們出汗，汗水濕濡了黏在身上的竹毛，皮膚便起了癢，癢處越抓越多，就像患風癩時，剎那時便引起了

全身紅腫癢，二牛子砍沒一會，就得往湖邊走一趟，次數多了，心裏不耐煩，也只好不到湖邊揩抹而邊工作邊抓癢了。指甲劃破了皮膚，滲出微微血水，濕到汗，那種痛法二牛子只是忍着；皮膚上的舊疤新痕，他都不放在心上，一雙被竹皮、枝葉，斷竹頭割擦的傷痕斑駁的手，緊握着刀，揮砍着竹叢間散亂的小枝葉，撩開竹頭間厚厚枯葉，爲的是砍取一枝枝的老竹，來換取生活所需！常從荒草或枯葉間猝然竄鑽出來的蜈蚣、蝎子、毒蛇都會把二牛子嚇了一大跳，但隨即呸的一聲，拾起支遍地都是的小竹，把那些東西打死，且優氣十足的對着它們的屍體，自言自語道：「哼！我要怕你？怕你我還會來砍竹？」

母子倆尋尋砍砍，終於會合在一齊了，膠園裏的阿蘭，趁着等待收膠的一段空閒，來找他們聊天了：

「發嬸！老竹多嗎？」

「多！巡遍了整個竹林也砍不到二十支！」

「將來老竹砍完了，我看村裏也沒香枝好出產了，發嬸哦？」

「那有法啊？嫩竹不能削，老竹又砍得要絕種了，就是慘了我們這樣的人家，要割梃沒行頭，要種植沒園地也沒本錢，做散工，一個月也沒十日好做，唉！條條是絕路，行唔通啊！」

發嬸逢人所說的話，不是嘆氣就是訴苦，心底裏的苦悶像是永遠也宣洩不完似的。

「村裏要是沒法過日子，就到外地找工做呢，驚麼個？」阿蘭是個妙齡大姑娘，美好的過去裏還沒經過大風浪，對未來有着美麗的憧憬；再說出生在個中等家庭，不必爲了生活而擔憂，說起話來就好像世上沒有一件棘手的事似的。

「唉！講就易哪，一家有大有小，個心怎能安靜在外工作？」

「我們的膠園又不多，要是多我們就請你割。」阿蘭的話語空洞無際，祇能換來對方更多的嘆息！「二牛子，怎麼今日口啞了？」阿蘭的話題忽的扯到二牛子身上了。

「話講得多有麼用？你現在有閒就幫我砍竹吧！」二牛子淡淡的道。

阿蘭撲哧的一笑；

「原來是氣我不幫你砍竹，好！刀拿來，你尋找老竹，我砍！」

兩人轉過竹林的另一邊，二牛子忽然道：

「阿蘭！做呢妳每天唱衰我？」

「我做呢唱衰你？」阿蘭明知故問道。

二牛子橫了她一眼：「妳自己知道。」

「誰叫你唱到我身上來？」阿蘭嬌嗔的白了他一眼。淘氣的照着二牛子的唱法：

「隔壁阿妹見了囉，說我勤又快呵！」我住在你隔鄰，年歲也大過你，你唱隔壁阿妹麼個麼個，我就不服，我幾時說過你勤又快啊？嗯？」

「我小時爸爸是教我和弟弟這樣唱的啊。」二牛子無力的申辯道。

阿蘭笑笑的看着他，故意說：

「我唱的也是爸爸教我的！」

「亂講！是妳自己亂唱的！他日妳再唱，我要打妳！」二牛子叉着手道。

阿蘭一點也不懼，笑意盈盈的清了喉嚨低低的哼道：

「二牛子呵，大懶蟲囉！」

.....

二牛子猛的向阿蘭撲去，阿蘭丟了刀，便向膠林飛奔而去，二牛子在後緊追，地上凹凸不平，兼且荒草蔓蔓，乾竹枝縱橫遍佈，阿蘭深一脚淺一脚的終於給竹枝絆了個背脊朝天，二牛子趕上前騎在她身上，捻着拳頭：

「妳還敢再唱嗎？」

阿蘭把雙手捂着臉伏着，不則聲。

二牛子覺得阿蘭的身體軟軟的，一種窘意忽的在他心頭泛起，忙站起身來，呆呆的望着她，阿蘭慢慢的立起身，暈紅了臉，拍拭着身上的草籽，白了二牛子一眼，恨恨道：

「好！你會欺負我！我不怕，我以後還要再唱！」說完，才慢慢的走向膠林去。

二牛子怔怔的走回竹林裏，尋回了刀，依舊尋砍着他心目中的老竹。

太陽隨着時間之溜逝而移向蒼穹正中，二牛母子倆停止了砍竹，把早上砍了散丟在各處的老竹，拾放在一個集中點，數一數，也只不過廿幾枝。

二牛子幫母親把支長約二丈，口徑大約五寸的老竹抬上肩膀，自己拾了支較小的，便走向膠林去。

老竹長而且濕，剛上肩膀時，二牛子並不覺得重，漸漸的，他可覺得難受了，吸入的氣不夠呼出，全身的血液像是都沖上頭部，肩膀也酸麻的像要僵硬了，額上的熱汗撲簌簌的往下滴，偶爾有的流進眼裏，眼睛覺得澀澀的好難受。膠林裏的樹棵很密，轉彎抹角時，竹頭竹尾總很難擺得正，二牛子抬得真想把肩膀上的「泰山」甩掉，但看到在前面的母親，正微微佝偻着身軀，一步一步的挨着前進，他不由咬緊了牙根，哼也不哼的緊隨而上。

來到膠林外一條筆直而較大的園路時，二牛子迫不及待的把肩上長竹往下一拋，深深的呼了幾口氣，才抹了抹臉上的汗珠。母親向他問道：「抬得來麼？」二牛子堅決道：「抬得！」母親對他凝望了好一會，才又向竹林走去，二牛子跟在後，不時揮動着手，以驅除肩膀上的不適。好不容易把竹枝抬完了，母子倆又得用腳車來運送，把竹枝綁扎在腳車上，一人在前扶持車把手，一人在後推車，穿過田野，小橋，土丘，泥濘的爛路，一步一步的推回到家。

× × ×

下午的陽光，炙人皮膚且眩眼，二牛子在門前的樹蔭下，把一支支的長竹，鋸成段段約一尺長的竹筒，望着前面晒架上，只剩下十幾截半乾濕的竹筒，心內不覺憂愁的自言自語道：「那些明天便可用來破邊削了，也只不過是半天的工作，現在鋸的，多兩天也可用了，用完了山上不知竹會老些了嗎？假如不老，就沒竹好砍和削了。到時不知要怎樣好？」二牛子很明白，竹林中的老竹是他一家的生活泉源，近來村裏削香枝的人多了，林裏的老竹越來越少，家裏時常因沒竹好削弄得一家常半飽半飢的鬧到沸騰騰；向屋內望了眼，父親和弟妹們正在忙着手上的工作，兄弟妹中，只有第三的弟弟有機會入學唸書，二弟四妹都是在家忙着，但三弟讀書却常因沒錢買這買那而嚷着不要再唸，要不是父母親哄着，可能早已退學了。家裏每當停工時，那種情形令他實在感到難受，弟妹們愁眉苦臉的坐在一旁，要是行動起來，輾輾的像是風也會吹倒他們，和敏捷的削着香枝時的工作情形完全兩樣；雙腳殘廢的父親，盤膝坐在屋角中一塊用大樹桐鋸出一片約半尺高的樹桐片上，黃蠟蠟的臉，腫脹的交刻着許多皺紋，頭殼上幾根黑白相雜的髮絲，像是病鷄的羽毛般往下

踢拉垂着，右掌乾枯的食中兩指，挾着自捲紅煙頻繁的塞進嘴又拉出，吸完一支又一支，母親有時在家看到這種情形，忍不住嘆了起來：「你一包紅煙可吸得多久，吸完一支又一支？」父親翻着魚肚白而色澤渾濁的雙眼，怒吼道：「我要是妳的契兄，妳看了就不會像是有刺刺着妳的×！」母親氣得拿起掃把擲了過去，「老短命！虧你……。」話沒完，就被父親把掃把擲了回來，母親唯有傷心的躲在廚房裏號哭，弟妹們也是驚得涕淚滿臉的哀哀哭泣。

「唉！家裏都窮了，還時常亂吵吵，真是激心！」二牛子長長的呼了口氣，像是要把心內的苦悶一齊吐出來似的！

把竹枝鋸完，開始整理一段段的竹筒，架成一堆堆後，一抱一抱的拿到晒架上排好，再從晒架一角的一堆半乾濕竹筒裏，揀選一些較乾的，拿到樹蔭下破邊。把竹筒豎起，對準正中，二牛子猛地把刀砍了下去，出力的把刀斜左斜右的格了幾下，竹筒便整齊的分裂成兩瓣，再把它破成四瓣，八瓣，十六瓣，瓣瓣竹肉都厚約有半寸，二牛子把它破成各厚約兩分的兩片，以備削成燭腳之用，另一些竹筒，破削得更薄更小片，則準備用來削成粗香枝和幼香枝，弟妹們見二牛子竹片破得多了，都走出來把竹片搬進屋裏再破削，然後拿給父親削成支，削稜，削齊，然後一千支一千支綁扎為一把。

發嬌忽的騎着腳車回來了，一臉失望的神色，二牛子一愕，忙問道：

「媽！做呢這麼快就回來了？」

「唉！良友伯也唔知是做呢的？昨晚來叫今天去割草，現在又說且慢幾日。」

一家人都沉默了，彷彿母親沒工作，大家的心頭上都有

一種難受的感覺。

「媽！你沒做工，矮仔要是沒來收買香枝，我們要餓麼？媽！」最小的女兒不由問道。

一家人常因在香枝未賣前，母親又沒工做，弄得半飢半飽，好在隔鄰阿蘭一家常給予借貸，然而，一個寅糧卯時吃的貧困家庭，想將惡劣的經濟扳好，却又是談何容易呢？窮人想將肚子填飽，除了胼手胝足力幹外，又有什麼辦法？發孀想出賣勞力，却找不到僱主，肚子鬧起革命來，那該怎麼辦呢？窮人家日夜都為這個問題心煩着，二牛子的小妹，嘗過了餓肚子並不是好受的滋味，所以一見到母親沒做工，首先擔憂了。母親背轉身，辛酸的淚珠忍不住溢出眼眶了，家中老的趕，小的趕；大也做，少也做，就怎麼不能塞飽各人的肚子？這是什麼原因？有鑛人家這麼大的孩子，還在撒嬌嚷着要抱，玩公仔，糜飯餵到嘴不想吃；自己的女兒，却已知道生活的艱苦了，天啊天！同是白米養大的孩子，命運就有這麼大的差別，七歲的孩子，一見媽媽沒工作，就要擔憂餓肚子。

×

×

×

黃炎炎的陽光，把泥地晒烤得像是要焦了，熱騰騰的龜裂出許多縫口，極需雨水的傾洒。大地上的植物，已不再是一片青翠欣欣向榮的景象，樹樑上的黃葉，綴滿樹梢，田裏的農植物，莖葉都萎靡的低垂了，顯得快要枯死了；附生在莖葉間的瓜果，小小個的而又乾皺和生滿疙瘩。田野裏的水井，水位減到低低了，只剩下淺淺的渾濁泥水，農人們擔着噴筒，忙着為農作物澆水，不一會，就得把噴口拆出，敲敲揮揮的抖落出一團團泥漿。

二牛子走在田路中，拿着把柴刀，憂鬱的望着田裏勞動

的人們，自言自語道：

「無下雨，園裏難種做，大家都削香枝，山上的老竹砍光了，矮仔又沒來收買香脚，削得多也沒用；一不下雨，做園的人都好像窮了，唔僱工了，村外的巴古菜、野蕪菜，都要採完了，媽以後還不知能找些什麼東西到××甘榜去賣？自己每天幫媽採完野菜，便到山上找老竹砍，都是空手去，空手回，嗨！」

二牛子沉沉的嘆了口氣，拐進村裏，黃泥路上的沙土燙得他雙腳板發癢，正想躲進路旁樹蔭下歇涼，忽的聽到一陣車聲，沒一會，轉進村裏來了。馬達怒吼着推動車輪飛跑，濺起一路長長的塵土，二牛子眼睛一亮，「啊！是矮仔的囉哩，他來收買香枝了？」二牛子顧不得歇息了，興奮的跑回家裏去，遠遠的瞥見弟妹們正在無精打彩的堆疊着一扎扎的香枝，燭脚，他上氣不接下氣的奔到門口，弟妹們愕然的望着他，他喘着氣道：「矮仔來了！」

幾個小的，青黃的瘦臉上，都不覺得浮起了笑容，屋裏忽然傳來父親的聲音，問道：

「二牛，你怎麼知道矮仔來了？」

「我在村口看見他進了西路的。」二牛子拍着身上的塵土，走進屋裏道。老頭子睜了睜昏矇的雙眼，嘴角兩旁各牽起了條深凹的皺紋，乾澀道：

「矮仔兩個月無來了，弄得我們可真慘！」

弟妹們却不理許多，起勁的把香枝脚由屋裏搬到門前堆疊着。二牛子則站在門前樹蔭下，望着晒架發呆。個多月了，晒架上都沒有老竹好晒，這幫香枝賣出去了，要到那裏去砍老竹來削呢？山上的那個竹林，都砍到絕了，村子週圍，則找不到另外一個竹林，那以後就沒有香枝好削了？二牛子

想得不由得難過起來。「村裏又無行頭好割柅，沒園地種植，沒工好做，削香枝雖然塞不飽肚子，但只要有老竹，像從前一樣，也可挨得過幾年，嗨！現在……………」

嘟嘟嘟！矮仔的貨車忽的來到了，二牛子由迷惘中清醒了過來，問道：

「矮仔！怎麼兩個月沒來了？」

矮仔在門前拿起兩把香枝仔細的端詳，眉頭一皺，雙眼立時擠成了三角形，高潤的鼻子聳了聳，扁嘴裏吐出懶散散語音：

「唉！香燭難買呀！時代進步了，人們不再迷信，唔喜歡拜神鬼呀！香燭製好了，車到香店去，都完全唔想添貨呀！嗯！做呢你們的香枝削的這麼薄，又皺皺的，是竹不够水就砍來削啊？嗯！這把却好像晒唔够乾的，還濕濕，那幾把燭腳也唔有削稜，割手的呵！唉！大香枝却削得太粗了，也短了……………」

矮仔的一串連珠炮，就聽得二牛子一家人都呆了，雖然明知他在買貨時，總會嘍哩咕嚕幾句，但却可沒像這次的炮聲這麼震耳！

「矮仔！我們削的香枝，和從前的都是一樣啊！不會太薄，不會太小啊！」

買者裝出一副懶散散的表情，對於二牛子的申辯，有氣無力的唔了一聲，便像是要走了似的：

「賣花的定得嚷花香呵！」

二牛子從他車架上拖出把香枝，也拿了自家的一把，湊到矮仔面前：

「我們削的香枝那會輸給別人的啊？」

矮仔向他手上的香枝斜視了眼，淡淡道：

「別人的一把賣兩元，你肯照賣嗎？」

「啊！一把香枝才兩元？」大家都怔住了，小妹閃着兩粒眼珠，向衆人的臉上溜來溜去，露出疑惑不解的神情。

屋裏傳出慌急顫抖的聲音：

「矮仔！你說別人的香枝一把賣兩元？」

「唔哦！香燭的行情落了，香枝燭腳也定得落價啊！」

一家人都沉默，屋裏的人望着屋外的，屋外的望着屋裏的，眼裏漾着詢問與惘然的神色，矮仔跳上車，把散亂的香枝把，燭枝把一一的疊好。

「唔！要賣嗎？要就搬上來，我唔會算低價錢給你！依人的有些才塊半一把！」

二牛子走進屋裏，低聲問道：

「爸！要賣嗎？」

父親淒然的望着孩子們，心頭上湧起了萬千感慨，自己的孩子是對得起父母親的，只是父母應該對他們感到愧然，小小的年紀已失學了，兄弟妹們一天忙到晚，砍竹、剝竹，胼手胝足是爲了一家三餐之溫飽，可是：不管他們怎樣苦做，總會叫他們嘗到肚餓的滋味！兩個多月「牛幹」般的看來，是養肥別人，不是養活自己呵！「天呵！孩子的血也有人敢搾呵！」他嚷着，紅了眼睛溜了孩子們綑着破布的手指間各一眼，那是工作時被竹片或刀刃割破所留下的標誌！他低垂了頭，愴然道：「二牛，你自己拿定主意吧！」又提高了聲音：「二牛你是要知，人家兩個月不來，就是等着要割人呵！」他黯然了，殘廢的雙腳害慘了他，也影響了這個家庭的收入，而每天擔憂着白糜點豆醬也沒得吃飽，孩子們也常望着遠天而發愕，看到母親爲人傭工車尾架上綁着幾小包東西回來時，青黃的臉上才露出短暫之笑影，唉！什麼理由自

己的家門應該這樣窮，這樣窮？多年來殘廢之雙腳折磨得他脾氣變壞，喜怒無定，今天面對着這麼殘酷的現實，心底裏猛嘔了兩聲窮，便讓悲哀圍裹啣着他的心靈，他泫然了，低垂的頭不敢抬起讓孩子們看到，屋外的聲響，他已不注意去聽了。

矮仔給他的話語刺了一下，此刻正脹紅着臉。

「大叔！香燭不銷得，我當然是不常來，那是準備割人啊？」

「矮仔！唔要多講，香枝比以前少五角，一把三塊半，粗香枝燭腳也少五角，一把兩塊半和兩塊。」二牛子向買者道。

矮仔瞪着眼：

「這樣的價錢你去賣給別人啊！」氣忿忿的打開車門，把矮胖胖的身子塞了進去，開動馬達，準備走了。

二牛子向屋裏望了眼，牙齒緊咬着下唇，狠了心的毅然道：

「好！我唔要和你爭價，賣給你！」

矮仔在車內猶疑了陣，喜悅盪漾在心頭，臉上的神色却一片冷然。

「好！要賣就搬上來！」

二牛子皺着眉，招呼弟妹們把香枝搬上車，父親望着外面之一切，沒出聲，臉上滿是淒然之神色，家裏什麼都欠，有什麼理由阻止兒子不把香枝賣掉？他們也怕餓呀！

幾兄弟妹們把香枝搬完，二牛子等矮仔把數算妥，由他手裏接過三十六元五角，交給了自己的父親，殘者望着那幾張鈔票，心頭在哭。

「哢哢哢！堆疊到半邊屋的香枝，賣出去才換來捲起可

以一口吞下的幾張鈔票，啣啣啣！」

二牛子愁着臉，擔憂母親回來會責罵，父親今天的表現又怪異，等下唔知會和母親吵架嗎？香枝賣光了，山上的老竹要絕種了，村外的野菜也要採完了，村裏的人也像是窮了，不請人做工了，唉！……………。

×

×

×

白天的炎熱，隨着斜陽沉山而逐漸消失了；只見天空有幾片青紫色的殘雲，稀疏疏的毫無目標隨風而遊移。遲歸的飛鳥，在天空盤旋又盤旋，是迷失了方向還是尋找不到窩巢？晚炊的白煙，從幾家屋頂裊裊上升，終至縹渺，消逝。黑幕漸漸將大地掩籠了，景物由明顯而模糊，夜，降臨了。

土油燈光在二牛子家裏亮起了，光線照不清楚他們一家人的表情，却顯映出他們幢幢幌幌的身影，突的母親的一聲「吃飯」，劃破了屋內一股靜寂，兄弟妹們迅速的在桌上擺放了兩盤野菜，一罐豆醬，這就是他們晚餐的菜餚。一家人靜寞的吃着飯，誰也沒有開聲，二牛子向屋角溜了眼，父親正被母親和三弟的身影遮住，從他們身旁穿射過的微弱燈光裏，只能看見父親低垂着頭扒飯，鬍拉下垂的幾根髮絲隨着他扒飯的姿式微微幌動，二牛子忽覺得父親好像很孤獨、可憐，和剛才對母親怒氣勃發互相咒罵投擲的神情不同了。二牛子感到，自己不知應該憐憫父親還是母親，他知道，祇要一個窮字，就可以將家裏鬧得天翻地覆，雞狗不寧！

「臭×！你咒什麼？便宜就不賣？不賣吃你個×啊？」

當母親賣完了野菜回來時，知道香枝全部廉價出售了，忍不住心頭火起，咒罵了好半天，終於，木頭摩擦的久了，也會發出了火，殘者忍不住下三流的話，就從口中噴出。

「老短命！那堆香枝裏，你出了幾斤力，就大主大意的

半賣半送給人家？」

「我出沒幾斤力，你又出得幾斤力？臭×！」

「亞叔亞嬸你們別再嚷了吧，東西都已賣出去了，咒咒吵吵也是唔用，矮仔知道窮人難過日，就等到月日差不了，大搖大擺來到，亂斬亂剝，我們到無米無油的時候，又奈他何？」

隔鄰的阿蘭，突的悄沒聲息來到，方才細聲細氣勸阻了他們和哄帶着小妹，二牛子却坐在後門處，無奈的望着天空而流淚。

「二牛，阿蘭下午和我講，他亞兄工作的那間酒樓，要請個人去洗碗，明天你就去吧！」母親看見二牛子吃飯時呆怔怔的神情，覺得有點奇怪，但也沒有追問，只是向他說明他明天便要離開家到外埠工作了。接着，語音顯得有點哽咽道：「一家人藏在家，也實在是死路一條！不過，你出去了，千萬就不能像大牛一樣，要吸要賭，心硬的年多也無回來一次，就算依不能有錢回來，到家裏人給我見到也是好呀！依……」母親心酸的說不下了，生活的擔子的重壓已令她肩承的滿懷淒苦，加上大兒子出外工作不到三年，竟變壞到連父母也不認了，怎不令她提起便心酸的說不出話呢？

一家人都淒然了，二牛子睜大了淚眼：

「媽！明天我就得到×地做工？」

「早一個月，我已叫阿蘭託他哥哥代你找份工，現在剛好他工作的酒樓洗碗的估俚走了，你就去試做看下吧！」停了停，又道：「村裏是個死潭，你唔游出去就得死在潭中！慢些時，我也要出去做工了！」母親忍泣了許久，才對二牛講出話來，

「媽！妳也要去做工？那我們做呢好？」

母親擁着問話的小妹，淒然笑道：

「媽會拿錢回來給你們買米！」

「媽！我們唔要妳和哥哥出去做工呵！啍！啍！啍！」

小妹哭了，弟弟們拉着二牛子的手，生怕他現在就會走了似的，眼淚一滴滴由眼眶裏溢出。

母親淚眼汪汪的溜視着每一個孩子，泫然了，無言了。

晚飯過後，父親教訓二牛子到外埠工作要學好，要勤儉，要聽話……。

二牛子臉上的表情凝神靜氣的，心裏却紊亂翻騰得很利害，對家園，他有一份深厚的感情，對工作，他有熱愛的心，如今，他將要離開這兒了，拋下工作，到一個陌生的環境去生活，他感到恐懼不安，到了那離開故園迢迢百哩的大城市，又將是何月何日才能重投家園懷抱，重睹親人臉容？他是眷戀故土的呵！

凝望着桌上豆點土油燈光，在二牛子的腦海裏慢慢幻成一輪初升朝陽，掛在遠處山頭；自己穿着唯一的一套整齊衣服，挽着個破籐籃，準備出門搭車去，小妹却拉着自己的手，哭啼啼的哀懇道：

「二哥不要去呵！二哥……不要去……」。

# 過年前夕

阿富騎上他的舊腳車，冒着火熱般的陽光，上田去了。妻對在換下校服，穿上便裝的女兒囑咐着例常的事情。

「吃了飯，和小重在家玩，教他唸書，莫出去曬日頭，過家；雨要來了，屋邊的柴記得收起，煮飯和煮熱水沖涼。」

女兒把頭點得像啄樹的啄木鳥，嗯嗯聲的應着，小重抱着媽媽的腿，纏着她：

「媽！明天都過年了，妳還唔做糕啊？我要吃！」

母親強顏歡笑，掩抹不了眉宇間的淒涼，撫着兒子的頭和臉。

「媽今晚回來就做給你明天吃，在家勿出去，和阿姐玩，媽要去園裏了。」

「媽早些回來，別等到暗暗的！」小重嘟着嘴道。母親笑哄着答應，深深注視了他們姐弟一眼，騎上腳車趕去園裏幫丈夫的忙。

做姐姐的吃了午餐，和弟弟在後園掃着菓樹的落葉，堆聚在一個角落，多了，母親鋤了些草和泥，倒在枯葉上，放火燒薰成火燒泥，就是屋旁種的瓜菜很好的肥料。

「馬小英，掃樹葉啊？」同班的同學楊笑綿，來找馬小英耍了，臉兒紅紅的直嚷熱！小重雙眼溜着她和姐姐，奇怪的問：

「姐！做呢亞綿的臉紅紅，妳的黃黃？」

兩個女孩子不會回答，只是好笑起來。

「馬小英，妳還要讀書啊？明天都過年了，玩耍嘛，今晚才讀。」

「不！晚上我要捏花生種。」

「人家今晚都去跑街看戲，妳還要捏花生？」

「嗯！」

「哎！你們家裏還沒做糕啊？」楊笑綿可驚異了。人家的父母都已割了雞拜神，妳父母親還去芭場啊？

別人家裏有汽水，糕餅，菓子，肉；自己家裏什麼也沒有，小英覺得有點委屈，黯然扭轉頭搖着。「因為我們沒有錢！」

「那你們不過年啊？」

「不知道。」小英回答得很慢，聲音很低。呆了好一陣，她打開課本，溫習着；也教弟弟學唸。楊笑綿興起，和她共讀着。

「一個老漁夫，經常冒着風浪在海上生活，有個少年問他：『你天天在海上捕魚，不是很危險嗎？』老漁夫：『當然危險！我祖父死在海上；我父親死在海上；我也幾次差點死在海上！』少年：『那你為什麼還要在海上生活呢？』……

楊笑綿好動，唸沒兩篇課文，在小英家裏跑跑跳跳，「小英，去我家玩，好嗎？」

「不！我要看家。」

「去嘛，一下子吧了。我家裏有很多東西吃，我請妳！」

「我媽媽不給我出去。」

「怕什麼，等下早一點回囉。」

在這一個小鄉村裏，雖然位置偏僻，但華語很盛行，小重雖還沒入學，却也會聽會講了；見笑綿直央求自己的姐姐

去玩，當下操着不純正的華語：「姐姐！帶我去玩。」

小英和笑綿都笑了，終於大家手拉着手，上楊家。

進了楊笑綿他們的雜貨店，幾個伙計在那兒忙得亂成一團，顧客也較往日多了；喊價聲和算盤聲直吵着！小重雙眼儘在黃橙橙的柑堆間溜，什麼也不注意。

笑綿拉着小英的手，小英拉着弟弟的手直向店後去。小英有點胆怯。

「楊笑綿，等下妳媽媽會罵嗎？」

「我媽媽去了街，沒有在。」

幾個婦女在廚房裏蒸着糕；焙着糕；楊笑綿跑上前，用碟盛了幾樣。

一個婦人直嚷道：「啊呀！這些糕還未拜神的呀，妳就拿去吃？」

楊笑綿向她們扮了個鬼臉，嘻嘻的走到後園；後園很寬，很清涼，有幾棵茂盛的榕遮里樹。笑綿把碟子遞給小英：

「你們吃，我請，怕什麼？」

糕點好多種，蒸的紅糕、韭菜糕；煎的花生糕、綠豆糕；焙的花形小蛋糕、鎖圈形的麵粉糕；小英隨手拿了一塊給弟弟。

「笑綿，那幾個女人是誰來的？」

「我媽請她們來做糕的！」猛然間想起了什麼：「我去叫桃桃荷荷她們也來玩。」

對着園後那一排屋其中一間，楊笑綿揚聲：「桃桃、荷荷！」

「哦！」屋裏傳來了應聲，桃桃荷荷蹦蹦跳跳出來了。  
「哎！小英，妳也來了？」

小英笑笑：「楊笑綿直拉我來的。」

「別吵，別吵，我想玩什麼遊戲？」笑綿歪着頭道：「哦，玩亞蝦蝦，好嗎？」

大家拍手贊成。笑綿伸出手掌，大家把食指點在她掌中，笑綿口裏唸：「拉里拉崩崩」！忽的手掌一合，桃桃來不及把手指抽出，給夾住了，於是罰她做亞蝦蝦。小英哄着弟弟坐在一旁，幾個女孩子便向桃桃戲弄着。

「亞蝦蝦，煮東瓜，煮唔熟，賴亞媽；

亞媽去報馬打，報唔到，回來打亞蝦蝦！」

桃桃便向她們追着，逐着，笑聲響徹了整個後園！妳追我逃，妳退我追，嘻嘻哈哈耍的好不高興；小重在旁也樂得直傻笑哩。

玩得倦了，幾人停下來，喘着，談着；笑綿進了後房偷來幾瓶汽水，和同伴解渴着。

「我們再玩什麼？」荷荷問。

「玩老鷹捉小雞！」小英道。

大家又是拍手贊成。笑綿做老鷹，荷荷扮母雞，小英桃桃做小雞，於是大家唸：

「老鷹來了，老鷹來了！小雞怕得咯咯叫！

母雞勇敢的咯咯咯叫！」

老鷹衝，母雞守，小雞又轉又跳！幾人直玩得笑彎了腰。老鷹不矯捷了，母雞也不兇猛了，小雞更是笑到一旁去了。

偶回轉頭，小英忽然看到笑綿的母親，穿得很艷，悄聲沒息站在園裏，雙眼緊瞪着自己和弟弟；笑綿忽的像乳燕般，投進了她的懷裏。「媽！妳回來了？有買人公仔給我嗎？」

婦人一把拉開笑綿，食指點着她的額間：

「做呢帶他們進來玩，還不叫他們出去？」向小英姐弟指了指。

「媽！」……笑綿委屈的望着母親。

小英一聲不響，拉着弟弟低頭走了，耳旁送來了那婦人的話語：「穿的破破爛爛，也敢進來玩，倒是大膽！」

× × ×

光線昏昏的煤油燈下，阿富一家人捏着花生。曬得乾燥特選的顆粒，捏開了，滾出一粒粒飽大圓滿滑溜溜的仁，那是用來種植的。屋外到處響澈着爆竹聲，人們高興的談着，笑着，吵得阿富沉悶的心田更加沉重，臉色也陰愁的像風雨欲來的天氣；妻和兒女在旁說着令他感到蒼涼的話。

「媽！你講今晚要做糕給我吃，做呢還不做？我很想吃啊！」

「好好好，媽明天做。」

「騙人的，我不要，現在做！」

「媽現在沒閒，明天一定做！」

「唔要，唔要！別人都做了來吃了，我還沒有吃，唔要，唔要！」

「啊呀！才吃了飯就想吃糕了。」小英道。

「我要我要啊。」

「好，你去睡先，媽等下做。」

「我不眼澀，唔要睡，要看妳做。」

「好，你坐靜靜的，媽等下做。」

阿富深深的看了她們一眼，喟然沒語。

「媽！等下我要買鞭炮，穿新衫，和紅包！」

「嗯，媽等下給你。」

小重高興了，笑了。「媽！亞綿他們的糕很好吃的咧，中午我們去他那邊吃。」

「啊，你們去他的家？沒在家裏玩？」母親向女兒瞪起了眼，小英膽怯的垂下頭。

「我們在那邊玩亞蝦蝦，吃東西，亞綿很好！他亞媽很惡的，唔好的，罵我們穿得破破爛爛去他的家玩，趕我們出來！」孩童還是天真的道。

母親臉上變了色，阿富一聲不響，由壁上拿下了籐鞭，將女兒拉起，小英嚇得哭了。

「叫你不要去過家，你點滴都沒聽，去過家，還給人趕，掃死你！」像趕急車的馬伕，阿富手中的籐鞭直往下抽，痛得女兒掩着屁股，跳蹬的團團轉：「爸！我唔敢了！唉唷！唔敢了！媽！唉唷！你來救我啲！唉唷！唔敢了！……」

小英痛哭得轉不過氣來，母親一蹶而上，抱住了女兒；小重也嚇得躲進母親懷裏，驚慌的，惶急的：

「爸！你勿打我，我唔敢過家了。」

母親攬着一對兒女，淚水滴落在他們的頭髮上。

阿富懊惱的捲了支紅煙，狂吸着，一口口的濃煙瀰漫在他眼前，像開墾芭園時，雜草樹木堆成一堆倒上泥土燒薰火燒泥時的煙一樣！家貧得不到糧雜店的信任，肥料伙食藥水一切不能賒欠，手頭上的現金，顧得伙食買不了肥料，無奈何之下夫妻辛動的燒火燒泥來做肥！幸虧新芭泥地肥沃，一切才能種得起，收成了幾趟不會虧本的農作物，手頭上現金增加了，但給厄運罩着，躲不開，惹上了一身酸痛骨節僵硬

難行動，吃藥看病整個月，牽累的連這個年也沒法過！加上了園裏種了一趟血本無着的冬瓜，可窮得差點衣也不能蔽體了！夫妻倆現在趕着弄妥園裏的一切，等着種花生，期望能有豐收！唉，再是一季虧本的收成，這個家就支持不了，尋死路可以了！想到死，阿富眼簾浮現了妻子兒女的臉龐！他怔着了，我不能死，得像牛馬般耕！他思維凌亂，儘在濃濃烟霧中怔着。自己的兒女爲什麼不能像別人的子弟，吃年糕，穿新衣，拿紅包，過新年？他愧疚了對兒女之鞭打，忿恨自己之無能。

「爸！唉唷！我唔敢了！」……

他清醒了，妻兒們都睡了，他擎起煤油燈，照在床上，她們眼睫間還漬有着淚水。

「媽！來救我啊！唉唷！」……

女兒還在說着令他辛酸帶着哽咽的夢囈；那難以禁制的淚水，便滴落在女兒的小臉上，遠處，還有稀落的鞭炮聲。

## 豐收

禾秀從井底裏挑滿了一擔水，踩蹬着長滿許多青苔的「跳橋」，吃力的一步步跨上來。轉向井旁一側，一列尺來高的椒苗，在午陽的炎威下，莖葉都縲垂了，處在四週一大片空白土地的襯托下；顏色顯得深青。天氣乾旱，沒雨芭園裏什麼也難種；禾秀怕椒苗太快長大，三頭兩日澆一次水，椒苗開不出新根，長得未大先衰；椒棵處在苗的階段時，該是嫩綠色的，蓬勃茁壯的！禾秀執定擔淋桶的提柄，迎着椒苗便淋洒了下去，一大片水線，從那豆點般大的孔蓬中噴出來變成了一片銀花；禾秀把蓬口一抽一送，驟雨般的水線起伏的傾洒得更遠，均勻的濕潤了椒行乾白泥質而變成深褐色。「此椒種都過了日子，高虛虛給水一淋，都斜倒了，等下的砍了尾來種！」禾秀放下擔淋桶。「怪天時，個多月沒落雨了，要不是等雨，全園早都種全了，用等到現在才開始？個井水不够深，等下不知够挑嗎；跳橋滿是青苔，爬上爬下別跌死人！喂！拔些草來洗滌『跳橋』呀，整條滑的，那裏爬得起！」禾秀提高了聲，向在下肥的妻道。

妻放下手中的畚箕，跑到園邊拔叢草，笑着走來道：「挑擔水，大小聲在嚷，驚我不知？」

「知做呢不來代我挑？」

「我沒工啊？等下椒種了，你驚我不挑啊！」脫了鞋襪，捲起褲管，妻走下井底，草濕水的洗擦着用樹身砍成一級級的跳橋。

「我知妳會挑的，那忍個丈夫太辛苦！」

妻掬起滿掌水，向井上的丈夫潑過去，禾秀嘻嘻的走開，到園中茅寮裏揸來個大竹筐，放在椒行前，開始拔起椒苗。

「起畦撒椒籽時，農人習慣撒得的麻麻密，一星期後坡土露臉白白莖身的幼苗，頂上分出兩片淺淺水青嫩葉，互擠接着，稍長，撤去預防暴雨舖滿茅草的竹架，接觸到陽光雨露和肥水的淋溉後，挺長起來，在空間不够伸展的擁擠下，一棵棵發育的高抽抽的不够粗壯，等到移植在每五尺成一畦三尺植一棵的寬濶空間裏，才會長成三尺來高吊滿椒條的椒棵。」

經過水的濕潤，椒苗拔起時，根部黏附着一團團的泥，禾秀一把泥抖掉，一堆堆地放在溝裏，風捲殘雲一把把的拔法，枝煙久的時間，青青的畦行，便一片空，留下深淺不一的泥洞，就像麻子臉上的麻洞。

「喂！跳橋洗好了未，來幫我扛啊！」禾秀把椒苗捧到大竹筐裏，揚聲向井那兒喊。

妻從井裏爬上來，一臉的水珠。「把雷公聲，鬼聽了也會縮！」

半大筐椒苗抬上膀，妻氣道。「嘻，個『蒸不熟』的今日會熟了？」「不熟就得給你氣多些！」「啊！豎起身貓毛想裝老虎啊，無虎威，不肖！」「勿在誇，我支擔一丟，你就狗搶屎！」「嘻，在這裏放下，想抬到那裏，令公的家？」

妻氣得瞪了他一眼，逕自走到園中，抬上個畚箕，頂在斜屈着的左腿上，頭低低的注視着一個個打好的洞，一榔壳一榔壳的鷄糞儘往洞裏撒，雙腳移動得還快速俐落過人家在

趕急事。禾秀拿起把椒苗，攔在樹頭上，霍的右手刀落，砍去一截心葉，拿到行旁栽種。彎俯着身，一根根的椒苗斜放在撒了廐肥的洞裏，腳把泥一撥，掩蓋了椒苗根部；再一踩，便實了，少了這一踩，椒苗可難在虛蓋着的泥土裏伸展新根，不晒死長得也令人搖頭！他那用腳一撥一踩的種椒法，快得像在打旋風腿，熟練的像是閉了眼睛，也能種他一萬八千棵，那怕乾糙的泥塊會影響工作的速度。

「和你說等落了雨才來種，你却骨頭癢，要種了要挑水，看一擔能澆得幾棵，泥塊乾到硬過石，一棵要澆下多少水才能濕到根部，以後不落雨，還得每天挑水，那麼工勿做了，照顧這幾棵椒好了？」妻拿着畚箕，來到堆肥處，再盛滿，嘟囔道。

「看你就是怕挑水！」禾秀道。

「肩頭不是鐵打的，定是怕挑，種了要澆水，以後要澆水，多了麼多工，得捱得多艱苦？」

「那有辦啊？鬼叫我撒椒籽太早，兩個多月了的椒苗，不種，要等幾時，等雨，等到幾時？」

「你知不會有雨落嗎？」

「今天初十了，不會等到十五看？」妻的娘家幾代來是務農，沒過門時，在旱季裏，常聽母親說：「初二沒雨，等十五六！」這種月頭月旬的盼雨觀念，妻受影響很深，雖是有時靈驗有時却無効。

「十五沒雨再等初一？」

「不和你講了！」

禾秀哈哈：「誰要和你講？是妳和我開口先的！」妻氣得把空了的畚箕往下一丟：

「我不管了，你會氣人自己把工包！」

禾秀走到她面前，手中的椒苗往她手裏塞，「妳不下肥就種吧，我要擔水。」

妻裝樣的把手一摔，「不種！」

「生麼氣呀？今晚我……………」，禾秀曖昧的看着她笑，妻俯下身，在泥塊中揀着；禾秀嚇的把椒苗一丟，拔步飛跑，「唉喲」的一聲，屁股挨上了妻擲過來的泥塊，她嗤的一聲偷笑了，他也搓着屁股呖牙裂嘴了。

折下蓮蓬般的噴嘴，裝上鴨舌口，把水桶挑起，禾秀的肩膀上便得忍受重壓來回井底與園中；跳橋的難於踩蹬，硬得腳板發痛是硬錚錚泥塊，禾秀感到很漠然，他有餘勁，有衝勁，管他工作有怎樣棘手的，就是要尅服，要解決！在農村裏生長了廿多年，耕種的生涯中最艱苦的工作，在他十來歲時父親去世後，便和母親共同分擔了，在逝去的艱苦歲月中，生活磨練得他很堅強，「做田人麼苦也得受，也得捱，我不是好命人，不像牛馬般的去耕，吃麼？」他心中常這樣自道，也和母親妻子這樣講，可怪的他年年苦耕後的成果，就是還不清糧雜店裏那條賬，舊的對消了，新賬又超過他園裏所能出產的，賬數就像條無形的長繩，緊緊箍勒在他頸間，解開一重，還有一重，化成一圈，還有一圈，不容他有喘口氣的；旱災，蟲災，水災，奸商，菜賤瓜廉，百物昂貴，都是農人的致命傷！

看着鴨舌噴口射出的兩道大水泉，一瀉到泥土裏沙的聲響沒留下個空水泡兒，禾秀就知道這個下午沒有百擔以上的水，可澆不完這片約栽上六千來棵椒苗的園地。

「好，井水不够擔了，園中那個水够滿，却够遠，這可有得跑了。」禾秀放下水桶，在園邊的樹蔭下，拿來了包芋頭木薯點心。和妻對啖着，塞了滿口的木薯語音不清道。

「活該！」妻道。

「等下輪到你挑時，會這樣說，就好。」

「你嚇我沒挑過，有麼了不起？」把種剩的椒苗丟到禾秀身旁，伸了下腰肢，妻道：「我不種了，挑水！你去種！」

「種得腰酸了勒？想走動下筋骨？」

「我看人家不像個男人！挑沒兩擔水嚷辛苦，我不挑，驚不给人家罵到沒些好？」

「誰罵你呀？」

「個對面的！」

「我的心沒妳想得那麼歪，惜過肉，惜過寶，我捨得罵妳？」禾秀涎臉嬉笑着，換來妻的一聲嬌啐。

自小幹慣粗活的妻，矯捷的身手做起什麼工來都是爽手俐腳的！從園頭到園中那口井是遠的，她一擔水在肩上挑來，却可顯得不在乎，脚步端正的又快又穩，桶裏的水也不會滴落到小脰濕滑滑的走來走去怕溜倒，做丈夫的每看到她那股幹活的勁，又疼又樂的直偷笑哩！「樣樣好，生就的硬性和講話愛相格，就激得自己常要氣她，嚷嚷後也沒麼事，怪人！」

斜陽垂墜在西山，天空抹上了胭脂，大地也搽上胭脂。黃白色的月兒露了臉，損缺了一線角像個張開了的大口在笑。

禾秀望着預先打好的椒洞，還有整十行，竹筐裏的椒苗也有千來棵，「有月，不驚，種完它好麼？」向妻詢問道。

「我不管，我只挑水。」

「挑得多幾擔？」他挑畔的問，想激得她把擔一丟，自己來挑。

「種你的，你理？」

兩人冒了整個炎炎的下午，面上紅紅燒燒還像醉鬼的臉色；這一片種過菸草收成後鏟草，翻過泥成爲平芭的三依吉園地，在乾旱的天氣裏種植辣椒，別的工作不說，那論千論萬擔的水源，就够他們夫妻捱！今夜披星戴月的趕種，不過是艱苦工作的開始而已。

×

×

×

「看了就心色！」禾秀像自語，也像向身旁的妻道。

「本錢落了，苦工落了，日子也够了，看了當然心色！」妻和他在茅寮裏，整理着大竹筐，蕨袋包，一張張的紙儘往筐邊筐底貼，防椒粒裝進時由縫隙溜落。「我就不知人家在種時車肥挑水的做呢會嘆大氣？」

禾秀訕然一笑，雙眼溜着滿園的椒棵，一片烏青點綴着一粒粒鮮紅！經過苦幹，兩個月前空白的園地上，今天蓬蓬勃勃，令人滿心歡暢！種時，一包包沉重的廐肥，從家裏運到園地來，要穿過一條够長的泥濘小徑，夫妻常載得車翻肥散，推土斜坡，川行泥濘，辛苦的彼此咬牙苦挨，偶然眼光相投，無言的相對苦笑！所需成千萬擔的水，兩人肩承的早上起身時半邊肩膀腰肢酸痛的難以挺直，雖說年輕人的身子够硬，整日的苦挑却會令他們睡時不自覺的發出了呻吟聲，禾秀的母親常勸他們不要做得太過度，兩人應說沒嘛，半做半坐吧了！母親搖着銀髮稀稀的頭壳，嘆息着煮她的豬菜去，兩人如想幫手，她便硬板板：

「你們別插手我的工，我做得來。」

賣過幾趟豬，禾秀和母親說過幾次：

「媽！妳別養了啦，拖累得妳沒得閒。」

「不養？在閒着？白吃掉米？」母親應道。

早餐除了要妻摸黑起來煮，餘兩餐都得她手脚顫顫的來做。

「六十多了，身不好，爭着工不放手，看了個心也艱苦！」禾秀常背着母親向妻道，妻也背着婆婆向丈夫道。

園裡椒苗種下了，夫妻倆由早把水挑到晚，給老的知道了，也說要到園裏去幫挑，年輕的硬不答應，母親臉上總露出遺憾不能幫兒媳園裏的忙。

先種的椒棵經過幾次的澆淋後，已發出鮮綠綠的新葉了，把肥田粉滲進水裏的一項追肥工作也做了，兩人又是挑的口裏咯咯響的差點沒把牙齒咬碎，「有魔法，天都不落雨！」彼此的心裏就是這樣自問自答。

追過肥的椒棵，也不必多久的日子，全園便成了一片綠海，正是時候來的一場雨，把乾白的泥塊濕潤的變成了深褐色，黏韌韌的供足了椒根所需的水份，白色的五瓣小花便綻開的滿園花葉鬥繁，白綠相映，引來了不少蜂隻在嗡嗡響，他們夫妻見到水桶相對愁的心情才開朗了起來。……

「在楞麼？還不能採？」

禾秀從怔然中醒過來，爬到樹梢般高的太陽，照到椒棵，閃起眩眼的晶光。

「露水還未乾，妳急麼？」

「好，我不急，今晚載出去趕不到羅厘，得載回家裏倒出來散掉熱氣，我看你就會升仙。」

「等下長甲他們要來幫忙採，免驚趕不到車？收沒幾次的新椒棵，無照顧下，那可，露水濕濕的採了多幾日棵身爛枝爛葉，那不是慘？」

「好，你有理，我不和你格。」妻擔起把鋤頭，在寮旁椒行割起草。

畦行培土沒多久，是風調雨順，椒棵長得壯，草長得快。 「些畦才築個多月，草就滿？」妻自語道。

「椒棵還沒有收完，草都尺來高，怎不撒滿草籽，行雖翻過，日子到了，定是發起來。」禾秀怔道。……………

椒棵在雨的滋潤下，長得快了，婆婆的棵身等着培腳，於是一包包的羊糞和肥田粉又得辛辛苦苦的載到園裏去，一榔壳一榔壳的倒在棵與棵之間，加上一把把的肥田粉，椒棵培上了土，任他風大雨狂也不怕被摧折，平平的芭地變成了一畦畦，很悅目，就是不知耗去了他們多少血汗！

濕潤的泥土加上陽光的熱力，地裏暖暖的椒棵把根伸展得够快！怕不是吸收到了培腳時撒下的肥料，翠綠的葉都轉成深青色，白花椒粒綴滿了棵身，風吹過搖搖曳的好不令人開心。展在眼前的是豐收的等待，牛馬般的苦幹，是盼望有好收成的一天！農人們還有麼升官發財的念頭？照顧椒棵的本錢也不輕，一罐罐價格昂貴的骨頭藥水，一包包白色蟻粉，滲進水裏攪勻後倒入噴霧器裏，噴洒在椒棵上才能防止害蟲的侵襲。藥水藥粉可不便宜，一個月得耗出幾十元。……

「哈！到了，滿園的點點紅，看了個口就要裂裂！」 「禾秀，石榴！種到片好椒，無怪見到人會笑呵呵哦！」三個約好的村人，進了園，麼話沒提，儘讚這一片椒長得令人心開。

話聲中斷了禾秀的思憶，和妻迎了出來。

「村裏不興見人哭呵，沒笑呵呵怕不給人罵不知死了爸還是媽，苦瓜臉擺給麼人看？」

走在園中小廝上，工友長甲心裏暗讚的口裏嘖嘖有聲，眼光落在椒棵上收不回。草青、花紅兩女工和石榴談得像喜

鶻般，吱喳的好不興頭！「紅椒現在麼價錢？」長甲問。

禾秀語音略沉：「廣成發那個×母說五角。」

「五角那不是好價。」

「依還講好價了，青椒才角多錢。」

「青椒少少也得有三四角錢才種得過，紅椒一斤五角講好價？你不叫依去給人×！由青轉紅時，得爛掉多少，跌落多少，才有紅椒收？」

「和依講多也是洩氣，吃血鬼，假裝沒聽到你的和別個講講笑笑，看了才×火着！」

「哼，就是大魚吃小魚，有鐺壓死人啦！」

「你們喝咖啡先啦，」石榴招呼衆人道。

大家在茅寮裏的幾段木頭坐下。「我不驚見羞，先喝。」長甲倒了杯咖啡啜着。

草青取笑：「長甲是這樣的啦，吃麼爭先，做工排後啦。」

長甲嘻嘻：「我們男人不像女人，做麼都假正經，扭扭怩的，做好看！」

石榴指着他：「做呢罵到我來？」

花紅搶着：「是啦，男人了不起啦，了不起麼？皇帝都是女人生！」

長甲假做吃驚，「妳生了個皇帝？」

花紅垂頭一羞，笑聲由寮裏爆發了出來。

椒棵上的露水消失，大家挽了個籃，採鮮椒呵！籃裏越採越多，映着陽光，亮油油的多可人！瘦長長的，肥鼓鼓的，都有，園主倆採到會笑，工人們採到會笑！那艷艷的條條鮮紅，令人好不心花開！採了一棵又一棵，一畦又一畦，籃裏滿了，到寮裏倒進竹筐或蕨袋裏。「椒生了够大粒，够艷

，禾秀運氣好，種到的椒也勿會糜蒂、糜點！」長甲拭着汗水道。

「新棵，藥水噴得够，沒落日頭雨，椒生了就較好看。就是心痛在沒價錢，去年的紅椒塊多錢，却沒得出產。」禾秀惋惜道。

「哦，那就是呀，若遇到好價，這片椒收到完幾千元是有的！」

「無那種命水，種到好的沒價錢，沒的出產各間店却到處搶買。」

「那些×母會打算盤，沒那種貨他們就說到若好價，到你有了，他們說沒價了。前幾天你知呀，幾十擔葫蘆瓜車到廣成發店前，他黑着個鑊底臉，嫌三嫌四，價錢明明講好五占，條數算下來才打兩占給我，你講火着嗎？」

「依個衰鬼就够會吃人的哩，收買樹柅時講到若好若好，到時却用別個大稱錘，吃了斤兩還要割價錢！」草青插口道。

「依沒這樣賺些積惡鏽，風車紅毛樓樹柅園從那裏來？」花紅也忿忿道。

「唉！我們窮都得在那兒欠賬拿伙食，買入賣出那些東西的價都由的他亂敲，講得贏他啊？」禾秀搖頭嘆息。

「×母的整日在想怎樣吃人，前個月大家還在想，做呢會行起善來？包了二三十包糙米，講要派給村裏的老人，原來請了報館的人來映相，隔幾日個皮笑肉不笑的×臉就賣出來，讚他會多隆窮人！」長甲恨聲道。

大家哼的一聲，臉上漾着不屑吐唾液。

陽光像火，晒烤得他們渾身熱烘烘，臉上汗水涔涔流，衣服都濕了，腰肢也俯酸了，依舊埋首椒棵間，一粒粒的採

取，合衆人之力，一籃籃的倒滿了一筐筐，一袋袋。

×

×

×

吃了午餐，稍事憩息，冒着酷熱，大家又在採呵採呵！三依吉的辣椒，要在一天掃清，手脚可不能慢摸摸，農人子弟自小在田園打滾長大，對各種瓜菜薯豆，應該怎樣採摘鋤割，都了然於胸！收成時那股風捲殘雲的幹勁，可也嚇人，半天的時間大家採了三筐兩袋，全園的一半，採完整片地，十五六擔椒是無疑問的。彎俯在椒棵間，大家的手就像穿花蝴蝶般的輕巧，眼簾漂到有點紅，鮮椒已到了掌中，一分鐘能移身到五六棵椒外的位置，可也稀鬆平常呢！爲了要趕得到今晚開往×坡的車，和時間賽跑的連火熱的陽光都不放在心上，雙手匆忙的都分不出來抹拭臉上的汗珠，待到籃裏滿了紅，走到寮裏倒進筐才長吁了口氣，吞嚥下杯開水。大家沒點倦意，沒點畏熱，就是趕呵趕呵，雖然腰肢酸得難以立直！但談談笑笑的大家精神都蠻好呢。

「草青，瘦苟他說不和你結婚了，做園塞不飽個肚，不要妳過門去餓，要找個有鑄的麼？」

草青的臉霎時像晚霞，啐罵。

「死石榴，妳要自己去找，我沒妳這麼衰！」

「我看草青大概是吃了瘦苟的貢頭，一些有樹柅園的派媒來說親，她都不要，」花紅取笑道，「那日瘦苟帶了包番薯去樹柅園給她，柅刀還放不及好，忙剝了薯皮餵瘦苟吃，兩人吃的直在笑！有鑄人家的大魚大肉她才看不進眼，瘦苟家裏的糙米飯鹹菜甫她才吃到香！」

「死紅花，妳會亂講，我才不像妳，等着做太后，生皇帝！」草青還敬道，引得大家哈的笑起來，長甲還直向花紅扮鬼臉，羞得她不由嬌嗔大發，詛咒。

「死草青，死長甲，沒好死！」

太陽偏了西，午風熱薰薰的令人難受，園地冒着烘烘熱氣，蒸得椒棵都低垂了葉，難得衆人能處之泰然，沒半聲喊苦。

「椒棵種到能採了，行情好來講，就收成到會笑啊；三四日採一次。」長甲向禾秀道。

「就怕廣成發那個×母的一次一次亂敲價！」

「到價錢算得太便宜，賣給別人哩！」

「好講哩，依個×母的知道賣給別人，還不走上門來嚇說以後不給欠賬？」

「你們家裏有養豬，賣了做伙食錢，沒的欠賬拿糧雜，怕麼？」

「唉，養豬做園收成了就剛够還條伙食賬，那有現錢在別家交關！一家三口兩人做都吃不飽，還得拉上我媽在家養豬，唉！六十多的人了，還沒得一日閒。園裏種的幫幫失本，不就瓜菜沒價，就是天旱種不起，要不水災淹得園裏的東西死光光！像今年這幫煙，黑根，死頭，棵身發不起，收了就補不够肥錢，算進伙食鏹自己的工錢，可哭不出眼汁來！」

「唉，沒新芭地，賺吃也是艱苦！政府保護那一片禁山是肥啊，就是不肯讓人去種做。老園耕得年年種不起，唉，種園人就是死路一條，做牛做馬整天在園裏耕，只養肥了別人餓了自己！」

農人一提起耕種的苦況，可嘆息的都黯然無語。

咿啞咿啞，廣成發店裏那個無毛踏着輛舊腳車來到。高齡的腳車一路呻吟着。衆人一見，心裏打了特，愕然的神色露在臉。禾秀忐忑的招呼：

「無毛，有麼事？」

「沒，行行下。」不好意思的笑着。滿頭亮瘡疤潰滿汗珠發着亮。咧開個沒牙的口，頓了頓，語音漏風的問：「採的幾多了？」

「六筐三包了。」

「成發叫我來講，辣椒不要採着先，依說×坡來了電，中午收到幾囉厘，情形落了……」見衆人怔愕愕的望着自己，不好意思又笑了。

「依個×母昨晚明明和禾秀講定今天採，怎麼現在又來說不要採了？」長甲氣憤的問。

禾秀猶如五雷轟了頂，木雕泥塑了好一陣，竟急得吃吃說不出話來。

「那我們採……好的辣椒……怎麼辦？」

無毛也楞了：「這……」

長甲一推禾秀：「我們親身去問依個×母！」

園地裏的空氣剎時像是凝結了，窒得幾個女的面面相覷，毫無主意。

「依個短命的我看就是在做鬼怪，叫了採椒又來阻止，騙說行情落了沒人要，等我們去要求依收買時，依才好亂打價！」草青抱不平道。

「一定是依個短命的在做鬼！」花紅也肯定道。「早不來，晚不來，算計我們採要好了，却來騙說麼麼，無法就得便宜便宜賣給他囉。」

石榴木然着，夫妻倆耕田，婆婆養豬，安定的生活是應該有的，爲什麼三人像牛馬般作，還要欠下人家一條賬，年年還不清？面對着落日，她的臉在抽搐着，心在狂喊着：

「天啊！做園人要到那一年，才有安定的三餐好吃？」

# 悲劇

江大成走在人行道上，午後的陽光照得他感到有點昏暈。大路上穿梭般來往的車輛，在陽光下閃起一道道刺眼的光芒，流水般的來去個沒完。行人上上下下，都是那麼的匆忙，不知他們來自何處，又將到何處？各人都彷彿有急事在身似的，不像江大成那樣的茫然。街道邊的小販；店舖裏的店員，都各有一個工作崗位站守着。建築場所裏的木匠，泥水匠，爲了生活而奮鬥，汗流遍身的在釘着，砌着！囉哩、巴士、德士車的駕駛員，將車輛開來開去，爲三餐在奔馳着。江大成很羨慕他們，幸運的有一個工作崗位，有了生活的保障。閒蕩了個來月，江大成覺得筋骨都癢了，很想勞動下，消耗一些精力出去；他急於要有一份工作，暴躁的心情才有一種寄託。打從他失業到現在，江大成所忙的便是東託朋友，西拜親族、好友給他介紹一份工，什麼粗工、散工、雜工，「巴列工」或跟車員，都行！在社會上闖蕩了將近廿年，江大成就是靠做這幾種工作來過日子，娶妻子，養兒女，做回老本行，他一切會感到駕輕就熟的。時間是一天一天的溜逝了去，江大成所得到的答覆，令他感到徬徨與沮喪。

「隨我駕那輛車的印度人說，滿了月，不跟車了；你且等到月底看。」

「我們看守的那間貨倉都够人手了……………」

「近來我們的『關德力』都標不到工，你想做『巴列』也是難；我們這次的工做完了，也是得到處找路了。」

「我們那邊的雜工是夠了，要請的是釘石灰板的，你不是做木工的，也是很難。」

每聽到一次令他失望的答覆，江大成的心就往下沉一次，沉到一個陰森的深淵裏；他不願被困死在深淵裏，往四處攀着攀着，要攀上一條令他能活的路，但四壁的巉巖滑泥，利石籐刺，教他束手無策，眼前金星直冒的晃着一張張奸詐，藐視，高傲，泛着油亮的肥臉，聲音是那麼寒酷得令人心驚。

自從他工作那間貨倉在某一晚失竊了些貨物後，他便擠身在失業的道路撲跌，爬行，撲跌，爬行……失業加上喪妻，求職問工所受的氣，嗷嗷待哺的兒女，雜亂的問題逼塞得江大成的心裏又淒涼，又悲痛，有時又像是猛火燒心，關燥得他的心像要裂開了，神經要不正常了。

一年前，妻越過公路要去接收衣物來洗，給貴人們的代步工具撞倒了，血漿泉湧的還要給貴人們咒罵阻礙了他們寶貴的時間。在路人仗義的送進醫院裏，住了三個來月，終於患了癱瘓加上血氣不足在家苦苦呻吟了將年，瘦瘠得不成人形的身軀才停止了一絲呼吸，大解脫了。江大成心情悶窒的呼了口大氣，想起家裏那一群小的，大女二兒都已停了學，那一張張黃蠟蠟萎靡的小臉，對每天三餐的鹽粥沒一點菜餚也狼嚥得下，心裏就是一陣刺痛，「孩子們，爸爸沒能，拖累到你們也受苦」！……拐進條小路，越過傲然屹立幾層樓高的商店，江大成那間租來的，歪斜的像是風雨來時就會傾倒的小鋅板屋，便呈現在他眼前，一個賣「羅呀」的印度籍小販，正在離他家不遠的一塊空地擱下擔子做生意。三女阿彩，只穿着條小褲，挺着個脹脹的小肚子，看着鄰居的孩子吃得津津有味，不覺撐開着個口，流溢出兩道晶晶的涎

水；江大成又憐又愧的把女兒喚進屋裏去，哄着，「在家玩嘛，怎麼走出去看人家吃？」

彩女訕然而笑，沒出聲。江大成沉沉的嘆了口氣，「六歲的小孩子……唉……」

十二歲的大女兒阿丫喚了聲「爸」，招呼阿彩到搖巾旁搖么妹，自己忙着爲父親抹枱盛粥去，「黑耳呢？」大成問道。

阿丫的語氣有點不自然，「他……出去玩。」

江大成像知道了些什麼，瞪着眼：

「他又出去捉草蜢了？」

「他……他說出去玩啊！」

江大成嚥了口鹽粥，搖頭嘆着氣。

十歲的黑耳，常瞞着父親出去捉草蜢，然後給同伴踏着腳車拿到鳥雀店裏賣，幾角幾分的湊給姐姐買油買鹽，那天江大成到處撞壁轉回家，巧遇到女兒拿着一包東西，見到他有點慌的，「什麼東西？」他問道。

女兒低下頭：「米。」

他驚疑的望着她，「怎麼有錢買米？」

「黑耳的。」

他可怔了，「黑耳怎麼有錢？」

女兒講出原因，他差點沒掉下淚水，回家後，等了許久，兒子全身晒得熱烘烘趕回來，見到他有點怕的；江大成把兒子叫近身旁，撫摸着他的頭說：「以後不能再去捉草蜢，全身晒得黑燒燒的，草裏什麼也有……。」

「是阿姐說，你沒做工，我不會帶阿妹，看家，得出去賺錢！」黑耳瞅了姐姐一眼道。

江大成溜視着兒女們，悲痛，感慨，辛酸，慚愧，齊湧

心頭，好一陣，勉強抑制了波動着的感情，囑咐兒子以後不准再去捉蚱蜢，並嚇說自己知道了，就要打。

「我得找一份輕閒的工作給他，不能再給他去抓草蚱。」江大成內心很感喟的。

× × ×

黑耳挨到父親出門了，一溜煙般的找他的同伴去，對於父親的勸告，他沒放在心上，小心靈裏，惦記的是蚱蜢，銀角，他常幻想蚱蜢籠裏能裝滿挨挨擠擠的蚱蜢就好，可以換成很多的銀角，買油，買米，也可以買雪條買糖菓和姐姐妹妹們吃。他雄心勃勃的：我一定要捉多多，姐姐說小妹不喜歡吃鹽粥，喜歡吃牛奶，我一定要賺多多錢買牛奶給小妹吃！黑耳想得很興奮的，飛蹤着來到一棵樹蔭下，幾個年齡略大於他的孩子正在彈着石球，黑耳迫不及待的就嚷着：「喂！你們還再玩啊，去捉草蚱了啊！」孩群中的大爲便應道：「怎麼現在才來？」

「我要等爸爸出去啊！」黑耳苦着臉。

同伴中的小明從屋後拿來幾個鐵線織成的小籠子，一人分派一個，加上亞好亞水，五個小鬼便沿着小路走，一邊跳躍着一邊討論道：

「喂！今天我們要去那裏捉啊？」

「××學校後面那片草地好嗎？」

「好！」大家贊成着，談談笑笑的大家氣昂昂，挺赳赳向着目的地進發。

「喂！這次我們拿草蚱去賣，一隻要賣一占咧，不要再賣半占好嗎？」黑耳忽然提議道。

「一隻賣一占啊？嗯——十隻不是有一毛？嗯——一百隻就有一塊，好啊，我們的蚱蜢以後一隻要賣一占。」亞水

有點高興，咧着嘴笑。

「如果鳥店的人不肯給一占呢？」大爲道。

幾人楞了楞，小明忽然得意：「不怕，我們可以賣給別家！」

大家又高興了，精力像是在各人的體內亂逛，不由的都飛跑起來，口中一路唱着歌，對於人家帶點詫異的眼光，他們全沒放在心上，只是想着今天捉到的蚱蜢，能賣出多一倍的錢而高興。

一片長着雜草的曠地，在陽光下閃着耀眼油光，高一叢，低一片的被荒廢在××學校籬笆後。

「哈！到了，到了，草這麼密，蚱蜢一定是很多的！」

「能捉到籠裏滿滿的就好囉！」

「能賣到多多錢才更好！」

「今天我們一定要賺很多錢！」

黑耳他們一來到×校後的這片草地，心裏像是樂開了花，七嘴八舌的說出了他們的心願，彷彿今天的收穫一定很能令他們滿足的。

「進去捉啊！」大爲喊了聲，幾人便衝進草叢裏，倏的飛起了許多受驚的草蛾，蚱蜢，甲殼蟲，眨眼間又躲進另一片草叢裏。「曄！草蜢很多，捉！」大家異口同聲歡呼。於是大家排成一橫隊，用腳撥着草叢，驚起那些昆蟲後，注視着它們落身處，躡手躡足追蹤，待看清對象後，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一掌撲下去，帶着草莖草葉的便丟進小籠裏；每天這樣的捉着，練得他們手法很準，小昆蟲只要被發現了，準是凶多吉少，難逃厄運的被關進籠裏和它們的同伴等待被吞噬的時刻，那些褐灰色的硬翅蚱，草綠色的軟翅蚱，舞着雙刀的小螳螂，都是他們捕捉的對象。這片草地，不知是

什麼年代荒廢到現在，也許是地勢太低，到處積了淺淺的水，野草長得好不茂密，苦藤草、蛇舌草、燈籠草、茅草等都在泛着光在微風裏輕逸的擺動着……黑耳他們深一脚淺一脚的捉得都笑了，犀利的茅葉，絆手絆腳的苦藤草，他們都沒放在心上，只顧着蚱蜢的藏身處捉呀捉的，一雙雙沾滿泥污積水的腳，把草叢踐踏的彎倒成一痕痕，沾滿泥跡的；他們的衣服，身上、臉上、手脚間，也是濺滿斑斑泥點，活像小丑似的。但一雙雙清澈的眼，都射出興奮的光芒，嘴角掀起一抹抹歡欣的微笑，噤哩咕嚕的大家又吵起來。

「這麼多的，我看捉幾天也不會完的。」

「誰說不會？每天捉一百隻，幾天要捉了多少？」

「我看這裏有幾萬隻呢！」

「幾萬隻你想捉到完啊？我們要留一些在生兒子呢！」

「哈哈！」大家都笑了，「蚱蜢會生兒子的？」

「生小蚱蜢嘛。」

噹噹噹！學校裏響起換節的鐘聲，一群學生從課室裏湧出廣場；把他她們分成一組組，一位教師分給了幾條巨繩，於是他們的拔河遊戲開始了，你拉我扯，大家的力氣迸發了，有的氣力彼此相等，每張小臉掙的通紅還分不出勝負；有的強弱懸殊，甲組給乙組拉過去了。黑耳他們給嬉笑聲吸引住了，不覺停下工作圍到校園後籬笆邊看着；學生們玩過拔河遊戲，換過節目玩「小鳥換巢」，兩人兩人手拉手等於鳥窩，窩中站着一個算是小鳥，教師忽的一聲口哨，小鳥便離開自己的窩找尋另外一個去……黑耳他們看得都笑了，眼光裏滿是羨慕的神色，看到學生們玩得高興，他們心裏增添了一些快樂！良久，他們的眼光相投，臉上那一片光彩便消逝了，低下頭，默然無語的又捉他們的蚱蜢去，學校裏的

生活，是與他們窮家子弟無緣的了。幾人的心像是給什麼抽緊，不會笑了，不會吵了。

太陽像個大火爐，要把他們溶解了似的，他們都被晒得全身火辣辣，汗珠從毛孔裏不停的冒出來，滴落草叢裏，滲濕衣著間，但他們堅強的像鐵人般，沉默的提取他們的目的物，腳下的草被他們踐踏得發出沙沙聲，和着他們之間一兩個流鼻涕的「特特」聲。突然黑耳呼叫一聲，蹲下了身子，大家立刻的圍攏過去，「什麼事！什麼事？」黑耳擠着左腳大趾的傷口，「我給蛇咬到！」鮮紅的血從傷口緩緩流出，染了污泥的週遭看不到被咬嚙後的痕跡，血淡化在泥跡間。小明出力的替黑耳擠着血，大為阻止他：「你想黑耳的血給流完掉啊？」小明爭辯：「給蛇咬到一定要流掉一些血的啊！」黑耳感到一縷刺痛慢慢從傷口擴張，流升上腳背，他覺得難受，「喂！我們走了！」他向同伴提議道。小明大為馬上攙扶着他起身，阿水阿好替各人拿着蚱蜢籠，大家一步步向草叢跨出。當踏着回家的小泥路時，黑耳開始磨切着牙齒，臉上轉變成青慘的顏色，冷汗佈滿其間！眉頭的皮膚是被痛苦揪皺的起了波紋，堆聚在鼻樑頂端。眼臉沖撞着眼睫；眼眶裏的光芒渙散了，逐漸泛黃。眶下各有一條斜串向顴骨的青筋在跳動着；嘴角在抽痙，口裏間或噓噓的抽氣！刺痛擴散成幾縷，從腳背升上小腿，黑耳感到腿肉的筋與肉，有針在刺着，有刀尖在剜着！他連「唉唷」也呻喚不出了，喘着氣，腳關不住打顫抖，他猛然掙脫了同伴攙扶，撲倒在地上翻滾着，嘶喘着，口角吐着泡沫；臉上，手脚，腰腹，被砂石刺擦得破裂了，血液染紅了他！衣服滾捲到胸膛間，逐漸碎裂，「呵呵呵」！他像負傷的野獸悲嘶着，瘋狂的垂死掙扎嚇壞了同伴，一截截本頭似的立着，都像是神志昏了的

！當一隻處在水溫漸高的魚兒，逐漸遲緩下它的沖撞，翻騰，而至硬挺了時，它的生命就證明是到了終點。黑耳，就像這樣的一條魚。

×

×

×

黑耳返魂乏術的身軀，擺放在屋裏，躺在黑黝黝的地面上；身軀還有一點溫意，氣息却沒了。身上的傷痕像給人抽了層皮，血肉模糊，鮮紅的液體還在冒，濃濃漿漿的；雙脚的腐泥散放着霉臭的氣息！黑耳是不會跳動了，不會捉蚱蜢了，做姐姐的撲在他身上狂哭，搖撼着他，「黑耳呵！黑耳！」阿彩坐靠在屋柱邊，是驚得哭呆了！么妹躺在搖巾裏，伸手踢腳，爲了飢餓啼哭。捉草猛的同伴，聚在黑耳身旁，蚱蜢籠已不知丟到何處去，淚水沖洗着他們臉上的泥點，變成斑斑駁駁，透出一股股哀慟，悲傷，害怕的神情！鄰人擠在狹窄的屋裏，「黑耳死了？」婦孺們受不了屋內窒人的悲哀氣氛，抹擦着齊流的涕淚；一個男人，拿了濕布替黑耳抹拭着。身上是沒有完整的皮膚，血液抹了又流，有的是凝結了，在傷口，在地上，深紫的！髮叢裏藏有許多砂土，抖落不盡的；裂痕斑斑的臉上，突着微微露開的眼珠，硬濁的！臉上還留着難受痙攣磨折的痛苦神色！嘴合不攏，露着的牙齒有點森森然；手指是扭曲着，無法舒挺，舒挺了是會更痛苦似的！人們沒有聲息，默默的流着眼淚，祇有阿丫的哭聲，能斷人的肝腸，裂人的心肺，神志有點昏亂了，還是嘶啞着嗓音一聲聲悲呼！么妹給鄰人帶過去哄了。彩女歪在木樑旁睡着了，臉上滿是晶晶的淚珠和鼻涕。屋裏瀰漫着死別的淒慘，悲沉的氣氛！

在衆人的期待中，江大成一陣風般的衝進屋裏，他撲向兒子的屍體，牛吼般粗魯的搖幌着，「黑耳！黑耳！」兒子

是不會應他了，祇有女兒的哭聲。他再迸盡力氣，「黑耳！黑耳！」屋裏迴旋嗡嗡聲，像是黑耳的魂靈在應他！他淒涼的站了起來，脚步踉蹌着，心頭是一片蒼涼，悲痛的淚水凝附在臉上，「黑耳死了！黑耳死了！」他音調暗啞的悲訴着，萎糜的癱瘓在一張椅上，雙眼空洞絕望的望向門外，其實什麼也沒有看見；感覺上他像處身在茫茫野外，無數的魑魅魍魎向他張牙舞爪，兒子害怕的抱着他，一個疏神，黑耳遭了毒手，血液染紅了原野！他怒火徒生，追毆着那一群鬼怪，鬼怪們狂笑着逗引他，四處亂竄！「我要報仇呵，殺盡你們這些妖怪來抵償我兒子的命！」他怒火燃燒了理智……霍地立起身，衝向廚房裏，捏了把菜刀從後門衝向街道去，「殺呵！殺呵！」於是行人遭了殃，停在路旁的汽車也有好看了，坐在裏邊的人也掛彩了；街道上交通混亂了，行人也惶惶的亂逃了，「有瘋人呵！瘋人要殺人呵！」他像兇猛的惡獸，大家避開了他；他的頭髮蓬散了，眼睛佈滿血絲，身上濺滿血，怒火在心胸燒呵燒呵！「爸爸！你回來呵！回來……」女兒被鄰人捉住欲衝向他的身子，只能無助悲哀絕望的呼喚着！他彷彿沒有聽到，祇顧走向人群。遠處，響起了巡邏車嗚嗚的警號，像深夜梟鳥的啼鳴！人群中有人在說，「警察到來抓了，便沒事了。」另一個冷峻的聲音却哼道：「這個社會上，還會有更多的瘋人出現！」

「黑耳！黑耳！」現場中的瘋人，怒吼的喊殺聲忽的變做淒涼的呼喚！

## 化外的一羣

染了血似的斜陽，散煥了它可驕的一身火氣，被時間推落下遠處的樹梢後；殘雲像醉漢的臉色，凝滯在天空，給人悶窒的感覺。農舍間升起的炊煙，怕給野風撕裂了，遲疑畏縮的不肯往上飄！柑樹像超齡的老人，生命枯萎了，一小片一小片還沒落盡的枯葉，在晚風中絕望的抖簸着，飄旋着好像在枝極哭別！斑駁枯燥的鱗皮似的枝幹，抖着，呼跳着，似要把黑褐色的落葉，攫搶回重新穿飾在身上。園地上像長滿了瘡疤，一粒粒腐爛了的柑粒在流淌着酸汁，蚊蚋吮吸其間！金水站在樹棵間，神情茫然的像座塑像的。他的心情，枯萎得像眼前光禿了的柑樹！這一片柑園，綿亘伸展到遠處的樹林，綠色與蒼褐的景象於是分出一條界線；疏疏落落的農房，在園中半隱半現，殘舊的亞答屋頂，在逐漸加濃的暮色中，顯得更加蒼森！眼前就是一片蕭瑟、蒼涼、令人哀嘆的景象！綠色，已隨三月前的輕風消失了。

那一片綠景，雖說是消逝了，但還刻鏤在金水的心版上，引起他心靈的陣陣悲痛！

那一棵棵茂密深青繁得像晴朗夜空星星似的柑葉，把枝幹層層疊疊穿飾了起來，水也潑不進似的令人覺得是繁得過份了些；枝幹間那累累擠得的底面都翹起來的菓實，把枝幹壓得幾乎和地面接吻，令人興奮的風起時，忐忑它承受不了重量，「吧嗒」的一聲斷折了橫在地上，菓實溜散到每一個角落……於是，那遠遠的柑園後野生的樹極都遭了殃，被農人

砍來撐着柑樹的枝幹，園地上就像海邊人家捉魚佈滿木柵的，插滿大小高低不一的野樹樑……在充滿興奮的日子裏，人們是覺得時光快了些，那些菓實在風裏隨着枝幹蕩幌幌的叫人可採了；深青的皮色已微微泛黃，在陽光下像塗了層油的泛光！摘下一粒嘗嘗，皮薄薄的一撕裂，露出飽含甜汁的鮮紅菓肉，一瓣瓣擠成扁圓形，汁多汁甜爽口又解渴——於是人們忙在豐收的季節裏……

一隻黃狗來到金水身旁、搖着尾巴嗅着，輕輕的舔着主人黑糙的小腿，想引得他高興給些食物似的，金水茫然的望着牠，深凹無神的大眼襯着高聳的顴骨，有點像骷髏，「人走衰運狗也養得瘦！」他癱瘓在地上，無聊的摘了支草莖咀嚼着……

柑園裏每天穿串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籃籃的採着；渡口處的一個個大筐，在一籃籃的倒進逐個兒滿了，人們哈哈的笑聲轟動的像雷響，上份園頭聽到下份的，下份園尾也聽到上份的！人們的臉上都孕育着紅暈，不知是曬暈的還是興奮暈的，歡樂的氣氛瀰漫在整片柑園間……

「哦哇哦哇」的嬰孩哭聲，突由屋裏傳到，猿嘯般的，劃破了園裏的一片靜寂，金水心裏痙攣了一下，搖甩着頭，不願聽到似的走向渡口去。

炊烟像愁雲慘霧，淡淡瀰漫在整片荒園；柑樹棵像圖畫上北國冬季裏的樹木，光禿蕭瑟的在風中抖簌着；園尾處傳來狗哭聲，嗚嗚嗚，見到幽靈似的！渡口處停泊着幾艘舢舨，金水跨上其中一艘，望着河流遠處在發楞！彼方河涯略高於水面的樹梢，深黛的顏色隱在氤氳裏，是蒼茫的；天際鐵青着臉，像在生着崢嶸遠山的氣；河流像怨婦，嗚咽的在泣訴着什麼，河旁的樹棵投下了比身軀臃腫的陰影，覆蓋在

河面上，令人感到沉悶；樹梢在風中嘆息，像悲哀着這附近的冷清！正是漲潮的時刻，河浪共舢舨起盪着，金水感受到像收成時節，一筐筐柑粒抬進船內時，小舟一沉一盪的……那時每天的黃昏，這裏便擠滿了一窩蟻似的人群，吆喝起呀落呀的，駁船停在渡口外，馬達聲撲撲的吵得人耳朵裏都沉甸甸的，一艘艘舢舨裏裝下五筐柑粒，沉重的船舷只露出水面兩三吋，一盪一伏的向駁船撐去，起卸在駁船裏，物主和船員都把氣力迸發得肌肉像小丘般，臉色漲成猪肝色，起呀！落呀的唱着口號，然後就是一番咒罵，「×你母！明知柑粒是重秤的，還裝到滿滿，你想扛抬到吐血？」船上人的牢騷。

「不裝滿只裝半筐？」物主的反問。

「半筐才好上落囉！」

「兄啊！那當了褲子還不够給載費啊！」

「啊！你的撐開呀，我這船來了！」駁船邊的空舢舨盪開，另一艘滿載的便傍近，然後又是一番吆哈和咒罵！

也有自己滿載着幾筐柑粒，划向遠茫茫的安順河邊去，要在鎮上買回些什麼來。

渡口處的貨物起卸完了，人們便向駁船上的囑咐：「喂！瘋狗！到了外面記得去巴刹叫××號僱輛囉哩載去巴刹呵，不要擺在河邊就算數了！」

「瘋狗！明天船進來和我買幾包蝦糠和臭魚來！一包菓子肥……。」

「瘋狗！和我買包米進來！」

……………。

瘋狗一面寫着，一面咒罵：「×你母！買的東西都是我起落的汗流流的，不說買枝密酒是請瘋狗的呢？」

「×你母！一年裏頭給你賺了幾多運費，却敢開口要我們請密酒？口張大點，你爸疴口尿給你；油米都理不來請你喝密酒？」物主笑罵。

「鏽賺了塞在床舖下，却擺出副乞食面目給你爸看！」瘋狗的反駁。

.....。

嗚嗚嗚，駁船緩緩航行了，怪獸似的駛向另一個渡口，再吞噬貨物.....。

這裏的大人們喚起了在泥濘中捉小蝦的孩子，回柑園去，一路嘖嘖咕咕的談論着物產的行情，肥料的行情——。小孩子們則逗着跟隨他們在河裏戲水弄得全身濕淋淋的狗隻，阿黑阿黃的和牠們追逐着.....。

夜魔逐漸把黑幕展開。渡口處的幾艘野舟，在河水沖擊下，撞在一齊哼唉着又分開；河面裏反映着已露臉的星兒，像水怪的眼睛在閃眨着。野蚊餓瘋了似的，在營營的尋覓着鮮血.....。

「爸！吃粥了。」

金水從茫然中醒過來，女兒站在園堤上，矮小瘦削的身影在已濃的暮色中像個小幽靈！

走在枯荒了的柑園裏，金水悶塞的心裏迴旋着問號，已沒什麼好指望的，以後的日子要怎樣過？他滿懷的愴然。

月兒微紅的像哭腫了的眼，旁邊蒼白的月暈，像一張營養不足的臉龐，冷冷的光輝照在柑園裏，枯荒的景色更顯得淒清冷瑟了。

×

×

×

煤油燈吐着昏暗的光芒，微弱的火焰隨時會熄滅了似的跳閃着；驅散不了整屋的黑暗，却照得屋裏昏森森的，像隱

藏着無數的幽靈。

金水縮在屋邊一個角落裏，死了似的沒一絲聲息！妻抱着么兒，慘兮兮望着已關上的大門，彷彿隨時會闖進一個怪物，攔走了她的孩子；大女二女被屋裏陰愁的氣氛窒呆了，老僧入定般坐在飯桌旁，只差沒合着雙眼和老僧盤坐的架式，二女看着姐姐，姐姐望着母親……。

「哦哇哦哇」！么兒大概是被蚊叮醒了，也許是怕了這屋裏的一片死寂，哭了。

母親忙把奶頭塞進他嘴裏，呵呵聲的撫慰着，哭聲才唔唔哼哼的小了下來。望着懷裏的骨肉，母親臉上慢慢流下淚來，終於，難制的嚶嚶抽泣了。兩個女兒覺得鼻酸，哼哼的流着眼淚不敢大聲；金水怔然的望着她們，「你們來。」他有氣無力的道。

女兒站在他面前，「妳們哭做呢？」他悶塞的喉頭硬逼出一句慈愛的聲音。

大女哇的一聲哭了起來，哽噎的語不成句。

「媽……說……要……賣……掉……阿弟……呵……」

「阿弟賣掉不好嗎？」

「不好不好！」女兒跳着腳嚷道。

他把兩個女兒按在自己的肩膀，熱淚湧出了眼眶，望向妻，妻也望他；臉上的淚水在微弱的燈光下，閃着冷冷的晶光。

野林裏傳來了夜梟的喪音，「咕喙咕喙」，淒厲刺耳的像被鬼魅捏住了頸子吐出的！狗聲也起了，「嗚嗚嗚」，令人毛髮悚然，像是和應着梟聲，又像傳說的看見了鬼，也許向大地訴數着寒冷，飢餓吧！

許是有人覺得怕了，故意大聲的咳嗽和怒吼？

「米缸空了？空了和我講有×用？我會變米？咳咳咳！」

」……………

一絲細細的哭泣聲雜在嗆咳聲中傳來！

荒園裏的耕農呵，五臟內像浸漬着黃蓮汁，各有吐不盡的苦水！

金水悶窒的心情覺得更沉重了，老牛般的喘了口粗氣，哄着女兒跟母親去睡，他卻在怔着，妻子含着兩泡淚水，哀哀的對他道：

「你也不必想得太多，這個小的賣了……………才打算！」妻子的聲音抖得很厲害，像發寒疾。

金水垂下頭，心裏像被什麼抽緊得直痛，嘴也像痺了，開不得。

思維像張了帆的小船，在心潮搖擺……………

是風雨年復一年的那片園地，在大家耕到撒下肥也種不起莊稼之情形下，便忍痛的拋棄了不知吸收了上下兩代多少血汗的莊園，到這兒來開闢新活路；莽莽秦秦的野樹林在人們流了汗血下，成了散放着肥沃氣息的良田，於是風霜雨露種種收收大家便定居在這裏——一份離開安順市鎮水路兩三英里，喚做六十依格的園地裏。一些人們心血來潮，開始栽下安順的特產——青皮柑，豐收得大家心裏像有蟻在爬行，紅了眼睛的也栽下了這種認為可以賺錢的菓樹，三年血汗的灌溉，柑棵在風中像含笑的對人們說：「看啊！我不會辜負你們對我的栽培！」人們也笑和着，興奮的採擷着它身上的菓實——於是，論千論萬擔的一筐筐柑粒，擺滿了安順河邊岸上。羅厘來了，渡頭的苦力為一天的生活有着落牛吼般的起呀起呀，嘈成了一片繁忙的景象！羅厘把柑粒運輸到那一個角落，安順的青皮柑就馳名到那個角落……………黃金時代的柑農呵！沐浴在幸福的日子裏。人們笑着換了因簡就陋的屋頂茅

草，舖綁上亞答葉或釘蓋上白鋅，修葺了不堅固的屋樑，有的搭蓋起了豬舍，有的換了快要腐霉的舊船，購艘硬實的；人家也忘不了抖清柑棵長大了還沒結實，園地却不能栽種其他糧雜那段真空日子裏所欠下的賬數，雜債！

幸福的日子像幸福的夢，有驚醒的時刻！

「黑鬼，你的柑樹會變樣嗎？」

「山石，做麼我們的柑棵的葉子全轉成黃色的，下了肥還直落葉？」

「北海，我今年不知犯了什麼三煞，些柑棵收成沒幾趟，就沒得望了。」

.....

是農人們的厄運到了？是他們一生都該在苦難中的日子掙扎？農人們殷勤膜拜的天公土地呵，敵不過災難之妖魔，躲進南天門裏睡覺去了？

農人們在度着驚慌的日子。

那一棵棵繁密粗壯得像不怕一切天災的柑樹，像瘋人不知羞的，逐漸卸下它可驕的一身油綠衣裳，裸露着蒼褐的軀幹；像苦旱的田地龜裂成一片片皮屑，用手一抹，散成碎屑紛紛洒下.....

肥料傾下，藥水噴洒，棵身反像害了植物癆的在風中倉咳，逐漸光禿，逐漸枯萎；落葉像天女散花，漫天漫園飛旋，簪飾了農人們一身，大家卻覺得飾品像無數利刃，在全身各處剗刺着，他們抽搐，他們痙攣。原本在陽光下泛着油彩的柑顆，大大小小却像患了黃疸的病人，遍體枯黃的撲撲往下掉，每撲的一聲，農人心裏就像裝了一塊石，撲撲聲的終於他們心房裏便沉重的無法擔承了，一股股悲痛的浪潮泛濫在五臟裏，呼吸的器官也被淹沒了，他們感到悶塞，感到沉

室，要把胸膛破了似的才能舒出心中的沉重……於是，人們前一陣豐收時節臉上所浮煥的光彩，豐腴，已被徬徨的日子像火鍋般把他們煎熬成「乾屍」，皮肉瘦削的骨骼嶄嶄，像一具具行屍走肉的骷髏！

農人們的苦難影響了安順河邊渡口處的繁榮，政府體恤民艱，國家農業部的官員於是第一趟踏上了六十份這個莊園，向農人們錄取了柑棵惡化的情形，也挖掘了佈滿白霉菌的柑根，帶回總部化驗，此後下文便如入了海的泥牛，骨突突的冒了幾個泡兒便溶解在海底！

農人們不能坐以待斃，把希望寄託在翻種其他雜糧，時日像襖襖把糧雜撫育大，於是薯豆，瓜菜的莖葉再把廣濶的園地飾綠；一絲絲的興奮與希望，在人們心版滋生，抹淡了那前一陣的陰愁！

收成在望呵！瓜豆飽滿的快要成熟的撩人去採摘它！

墨雲化成了雨又被蒸騰的佈滿天空；巨浪溶解在海中也會再掀起；苦難死去又會重生呵！災星覷着農人們眨眼呢！

園裏的植物怎麼就反常了，連曉陽照到也皺垂了莖葉，瓜菜發育到某一階段便像裸身停止了輸送營料小小纖纖的大不起，逐日枯萎，逐日蒼黃；人們懷着欲哭無淚的心情，挖掘根部一瞧，人便定在那裏，心掉進冰窖了呵！眼前立刻換上了黑暗的世界，白霉菌的霉白在黑暗中猖狂的閃幌，擴大！

人們萎頓癱瘓了！……………。

桌上的燈光忽的一跳，油盡燈枯，全屋是一片墨色，金水茫然了一陣，靠着屋壁便做着噩夢去了。

× × ×

上午的太陽已爬得半天高，却可照不出農舍裏的人出來勞動，一幅幅的田園是一片冷清！蚱蜢蹤跳在草叢裏，逃避

鳥雀的侵襲；蝴蝶在表演翩翩舞，陶醉在自己美麗的色彩中；蟲兒躲在莠草裏，喜慶農人不會到來驚嚇了它，清心的吟唱着它的高山流水……園裏是昆蟲的世界，人的影子已掉下十八層地獄！

金水站在門口處，強睜着對渾濁的大眼，死勾勾的望着青春已逝去了的一片柑園；蠟黃的臉孔在陽光照射下透出一片青慘，脈管露着缺血的深藍，虛腫的臉皮皺摺像海面，一波一紋，已不知川航過了幾許滿載苦難滄桑事跡的歲月小舟！嘴脣像垂死的人那樣抖簸着，苦澀的在默唸着滿腹的難經。絕望無助的一切，像熾熱的烘爐把人們煎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啞」……漫長刺耳的一聲小電船汽笛，像利刃的割破了荒園的陰沉死寂，「撲撲撲」的馬達聲小了，是駛進渡口處讓人上岸？這片荒園怎麼有人上落？機器聲轉大成怒吼，船離開渡口了。餓瘋了的狗頂靈精，以為像從前的日子，主人從市鎮上帶回魚肉來了，猛踢揚着四蹄向渡口處沖去，爭着要去嗅肉腥還是迎接主人？潑喇喇的一陣衝鋒聲後，就是雜亂的狂吠，「吼吼吼」！失望後憤怒的表示？「哎呀！救命呀！做呢這麼多狗！」尖銳的女人聲，雜在渾沉的狗吠聲突出了要哭的音調！金水的大女兒桔子，按捺不下十一歲的童心，探個究竟去。是鎮上雜貨店的老板娘？桔子有點怔：那又胖又矮的身材，像粒球在滾動，不像走；右手拿着把黑布傘，直在腳旁劃圈圈，防狗隻發野；左手提着個紙袋，隨着害怕後腿被狗咬到身子不敢停留滴溜溜轉的也很滑稽的在打圈！張臉時而注視着狗群，時而抬起瞄瞥前路，盼有個人來解圍，「啊，阿妹仔，來趕狗啊！來救命啊！」臉色急紅的要噴出血！

桔子望着她的頭顱，覺得像粒小球黏附在她身軀這粒大球上，像幾個月前有書讀時，上算術課寫頭小肚大的8字——「死妹子！來趕狗啊，哎呀！我要沒命了！啣！」阿8哭了，小桔子覺得不忍，拾了枝枯柑枝上前趕開鄰園和自家的狗；眼裏兩點黑珠直向球團瞪，心裏直冒問號，「做呢她也會到這裏來？」

阿8舒口大氣，由腋下袖口抽出條花手巾，噙噙的抹吸着眼淚鼻涕和額上的冷汗，桔子的心像被她的動作抽醒了，一聲「啊」的由口中冲出，丟了枯枝，小兔受驚似的逃回家；母親在翻着一空煤油桶的舊衣；弟弟睡在搖巾裏；妹妹在推扯着；她被一種即將發生令人害怕的事情的預感驅趕得上氣不接下氣，惶急的猛攬住了母親，小小的心靈崩了淚堤的眼淚滔滔流，「媽呵，個肥婆要來買阿弟了呵！啣啣啣！」母親雷殛似的站起了身，「啊」的一聲石膏像般定在那裏；煤油桶砰的聲翻倒了，散出幾件貧家才捨不得丟的破衣裳！二女竹子的淚水給姐姐的哭聲引出來了，在她的小臉上瀝成兩道淚溪；小弟驚醒了，把搖巾當做練武場，南拳北腿的在揮踢着。哦哇哦哇的號着哭訣！竹子哽咽咽的忙呵撫：「睡啊……睡啊！」家裏一片淒寒情形與辛酸的心境，擠出了母親悲涼的眼淚，走到搖巾旁把么兒抱起，骨肉的一膚一髮把她的眼神牽着，生離的前一陣，該有一番感人的痛惜！而刻骨的悲痛，正在肉髓蔓延，偉大的母愛從這一刻起，心肺就要被別離的痛楚撕裂着，肝臟也要被揪扭着，碎裂了與流着血的心呵，無怨的還是兒啊兒啊的呢喃着！屋裏大小的哭聲與淚痕，譜成荒年貧農的辛酸底悲歌！門口出現了枝枯竹與粒球團，金水迎來了老板娘，在門前呆了一呆，他們無聲的走進來。「亞嫂呀，妳們哭做呢？」勉強壓下被狗困着時那

股憤怒，心知肚明有點狡貓戲鼠意味地詢問道。

屋裏的人都像啞吧，球團的詢問補不上下文，人有點要成化石似的僵在那裏！同胞意重，猜測阿8的來意，桔子一雙淚眼迸射着怒火，瞪着球團恨不得燒熔了她！阿8逡自坐在飯桌旁，像座肉山，不滿的意念在心房滋長，個男的靠在壁角，像截枯木！女的會撒野，眼皮也沒朝她抬下逡自把淚水滴在么兒身上，兩個死天仔，更把自己當做仇人般……呵呵，你們欠賬是應該的，我來收賬便不該？……惱怒的火苗有點燃燒了，憤憤不平的朝壁角男的招手：

「金水，你來！」把桌面上的紙袋張開，一包一包的掏出來，唸經般。「這是包芝朮糖；這是包花生糖；這包是豬肉；」揚了揚個紅色塑膠袋，裏面滿是蛋，塗了紅的。「紅雞蛋給你們帶來財氣！」把紙袋移開，球團又在貼身衣袋搜。金水望着那包貼着紅紙的豬肉，臉皮不覺在抽跳，鼻間的呼吸驟然間感到不够心肺的需求，口便自然的撐開了喘粗氣，「生兒想不到是可還債和換糖肉吃的！呵呵呵！桔子和竹子要是也能還債和換肉吃，那才……呵呵呵！」笑聲想從他喉間竄出，但忽然消化了，淚花却淡淡在他深凹的雙眼浮現！球團終於在衣袋內搜出個紅包，「做個意思，收下！」他塞向桌對面的貧農。「阿弟仔我現地就要抱走了！」桌對面的他，雙手抖簸着，球團末一句話，在他耳旁響成霹靂！紅包掉下了地……妻子却彷彿吃了仙丹靈藥，聲氣壯了，哀泣變成又大又長的號哭，「啣……啣啣」……只因這點因素鼓動起來的聲勢，可與高山飛瀑共爭永恆和偉大！懷裏的小生命，裂開個口和着慈母的哭，「哦哇哦哇」的預知此後水別慈愛的薰沐，過着螟蛉養子的另一種生活？女兒也跟着母親把淚流，哭音聲高聲低串成離別前痛楚心房流瀉出來的

一闋哀慟旋律！鄰園的難姐難妹，給哭聲引過來了，屋裏的情形，使她們驀地記起哭中的婦女曾和她們提起過一件事情，心中了然這種事情就要發生了，縱然不是生就一副菩薩心情，而却已在抹擦着人性間最珍貴最可感的同情之淚！一顆心像毛坑裏的石塊不算，還會叢生一股不耐煩，焦臭的神色掛滿球團一臉。邪神附身呵？金水驀地冲向妻子身旁，搶了么兒，走向球團雙手奉上，女兒們淚流滔滔，「爸呵！莫賣阿弟呵！」妻像發了酒瘋，匍匐在地上狂號，「天呵天呵！我前世是做了什麼積惡事，今世得賣仔來還債？」……做丈夫的臉上凍結了霜冰，巨浪般起伏的心緒沖激得原本虛黃的臉色幻化成一片黑暗，聲音冷硬得像冰雹般擲向球團，「我一家無能力還債，今日賣出這一點骨肉，就算做數清賬，以後就望妳能好好看待他」——心一痛，窮途末路破落悲慘的今日，感觸的一團鬱氣哽塞在喉頭，像力道已盡的陀螺車轉了半圈，移動醉酒般的踉蹌步伐，垂死掙扎般走向後園去……球團抱着那條小生命，形態上像捧着座山，雞爪鴨掌般把他翻來覆去，總感覺到沒有一個適合的姿式令雙手覺得好受；嬰兒却感到被顛簸的頭漲眼花，哭聲中便顯出了對陌生的惡感，牽引的慈母恨不得把他摟抱在自己的心懷裏！難耐此後再難痛惜到那一點骨肉的意念，臨別一刹那的眷戀該有的，痛哭中的婦人便走向嬰兒面前，悲愴哽住喉，母愛的淚水就直為自己的血肉分化出來的一部份而拋洒！女兒們也圍攏上去，牽拉着同胞的手足，「弟仔弟仔」的做着最後的呼喚！啞了啼聲的小生命，認得出親人的影子，淒切的哭着要撲向熟悉的懷裏，依戀無邪的動作呵，該勾起慈母幾許的刻骨悲痛！千把刀在挖剗着慈母的心田，「兒呀！亞媽從現在起就不是你母親了呵！」慈母冲向房裏，山洪爆發，哭聲

憤天動地呵！一群難姐難妹跟着進去，陪着把自身的辛酸也化做淚水！球團沒人理的一臉尷尬拿了黑布傘，摟了一個哭聲嘶啞的嬰兒走向渡口去。同胞情相牽，桔子竹子黯然替弟弟送行！「妳們來做呢？」阿8問。兩姐妹沒瞅睬！一道小溝架着一塊小木板，伸展在眼前；阿8的手臂習慣於頤指氣使的姿式，彎曲起來抱着嬰兒撐着布傘，根筋覺得酸麻難受，又怕過溝時臃腫遲鈍的脚步掀翻了小板，倒山翻嶺的泡進泥潭裏，便想減少身上的累贅，「妹子，妳和我拿着雨傘。」桔子雙眼挺得滾圓，「我只會抱阿弟！」氣惱壓不下對過溝的恐慌，阿8難鬥桔子的倔強，只好把嬰兒轉讓她抱；兩姐妹仿如獲得寶，牽手拉腳撫頭摸臉直對弟弟哭咽咽的呵惜。到了渡口，爭取着臨別前時的一分一秒，儘把弟弟痛惜着；千金一刻的相聚呵！做大姐的心內湧起一股衝動，把阿弟抱回家，但阿8却老虎般在旁注視着呢。恨得心裏直嘖咕。「死肥婆，妳爲什麼不會跌進河裏沉死了」……看着弟弟的小臉，撫着他的幼髮、身子、衣服，他的微笑，他的哭聲，是多麼可痛惜的啊，但以後却看不到了！阿8買了弟弟回去，會打他嗎？會罵他嗎？會餓了不給他吃嗎？小小的心靈，想得填滿了掛慮與悲痛！

「啞」……河流遠方傳到了電船的汽笛，姐妹倆淚眼相對，將生離同胞的警號已起，想像中的那一可怕的時刻，是接近了啊！「姐」！做二妹的儘管是六歲，也知道事情的終結是怎樣，喚了一聲扶着姐姐的肩膀，痛惜依戀弟弟的淚水怎麼也難制它流洒呵！大姐的頭傍着她，共哼起淚的離曲！

乘風波浪呵，攪破河面的平靜，沖起片片的水浪，客船總向每一個渡口駛進，迎吐每一個施捨三兩毛錢的搭客！張

着翅翼的殘酷這一刻，飛翔着來了。姐姐緊抱着弟弟的身子，恐懼着心目中的仇人走近呵；心像跳離了原來的位罝，哽窒住喉頭！口張大着，帮着鼻子的呼吸工作；胸膛雖像燃燒着火呵，却煎煉出滿臉的冷汗！那沉重的馬達聲，儘無情的催吼着疏落的搭客，上下莫拖延呵！球團急的像熱鍋上的螞蟻圈圈轉，個死妹仔儘抱着嬰孩退避着自己，「你爸都將阿弟仔賣給我了，妳還想要回。」……她漲紅了臉，怒斥着，心裏也氣噎的難受；遭受着七磨八折的嬰孩，已是暗啞了啼聲，還扁着嘴乾號哭着！離別，難捨，眷戀，痛惜，那感情之淚，滔滔的由桔子眼中流出；她無力挽回已成的事實，也無法攔阻早時父親的決定，這悲慘的局面，也總該讓它有一個段落；她愕了，怔了，哭了，虛空了，心隨着被球團抱上船的弟弟去了。

姐妹倆縱然和弟弟是同胞情深，然而除讓這殘酷的現實在心版鑄烙下永恆的一道痛痕之外，點點串串的離別之淚又怎能改變了弟弟那當人家螟蛉養子的命運？而債賬啊，更是窮人的死冤家！

×

×

×

世事雖然就是波譎雲詭，也沒離譜得孩子生了一場病，就改變了他此後的命運航向；跟貧窮結下不解緣的債賊，更是把一條無知小生命吹蕩的航向渺茫遼濶令人難測的前路底兇手，可詛咒的兇手呵……神思飄離了身軀，幌悠悠的遊蕩在倒退的時光裏！賣子的貧農像具死屍仆在一棵枯柑樹下，四週的野草茂盛的要埋葬了他，把那死屍封遮的外界的視線接觸不到它……。

「哇！妳個小的生了倒耐看啊！」鎮上河岸邊雜貨店的頭家孀，眩耀着滿口金牙，向賬戶金水的妻子誇讚着她摟抱

着的那條小生命。

做母親的驕傲底微笑，燦爛在金水嫂未老先衰的枯臉上，盎然的一團喜悅令人看了就妒嫉。「沒啦，像隻肥豬仔吧了。」

「幾大了？全身包的密密那是人不舒服？嗯，額頭潤潤鼻挺直，口大目大眉烏，生了好相，引人惜！」頭家孀在羨慕喜愛的心情催鼓下，口裏無遮瞞的吐出一串話。

做母親的笑得個口僵了的合不攏，臉上的皮膚掀蓋的雙眼只露出兩道縫。「人不好，抱出來看醫生……十點多了，船還沒開行？」

頭家孀移動着鴨般的步伐，在店裏的一個玻璃瓶掏了把葡萄乾，用紙盛了來餵喜愛的嬰孩，做母親的謙讓道「不必啦」，「太甜啦」，「別給依吃得太多啦」……。

結了將近三十年婚，沒替丈夫生下個能傳宗接代的兒，倒撫養大了幾個快要令自己做岳母了的千金，在存有封建遺毒的家庭裏，頭家嫂儘管衣食無缺，但生活中總會有不愉快和悲傷的事發生，在心頭蘊結成憤怒不安，困惑、傷感；家翁家姑嫌沒男孫抱的惡語像刺；丈夫要納妾的曲調像雷；閒人的風言像刀……捱受到現在來，生男希望已胎死腹中，而另叢生一股過繼人家的孩子的希望！五十了的婦人，女兒都已要嫁了，也希望有一點嬰兒的哭聲和瑣碎來磨煩……。

當驕傲的母親回到家裏，喜悅攏掇地向丈夫渲染了嬰兒討人喜愛的一幕，此後，做丈夫的每到鎮上後在河岸候船回的時刻或在那家店裏賒欠一些糧雜時，頭家嫂就會冤魂纏身的撩撥他把兒子過繼給她！「我店裏吃好穿好呵，大了有錢供他讀書呵；將來的出路俯拾都是黃金呵」……動人的誘

惑敵不過對嬰兒的痛惜，金水只笑着說我只有這個不必嫁出門的，又最么的，又妻子會吵鬧的……一大堆的理由堵塞了頭家孀的希望，加上園裏的柑棵菓實結吊的晚上令人興奮的睡不着覺，挖下的賬坑憑以後幾次叫人垂涎的出產，還怕填不平它……「嗨」……草叢裏的活屍翻了個身，一口怨氣朝天空吐去！屋裏妻子的哭聲嘶啞的滲進聽覺裏，他癱攣着。……柑棵的菓實收成的還沒填平個賬坑，災難的惡魔便把莊園裏的人的希望吞噬了……以後，翻種了兩趟糧雜，等於把賬坑挖掘的又深又濶，那段時日的伙食，肥料，藥水，零星碎雜的一切賬數加上舊債，就差點沒把自己壓死！適於繁殖白霉菌和野草害蟲的園地，就是耕的斷了氣也換不來一口糧，欠下的賬，該怎樣甩脫呵？應是看透了這個問題，那肥胖的頭家孀舊調重彈，你的骨肉可對消欠下的千來元，也免得跟你們在餓，在拖累你們，以後有什麼打算，可再來重欠新賬，重交關……利害軟硬交迫！自己人神激戰呵，終於敵不住對方天天追討債務做爲藉口而把孩子賣了……好，看妳螃蟹橫行橫到幾時？六十份莊園裏前陣爭着出產柑粒時，就賺腫了你們一家，釀成了今日的園坵，樓宇，汽車，要購買機器開工廠，么么絕種的……也就是十幾年來買賣間割削的明證！賺到我的骨肉也是妳的，呵呵，我得鬻仔還債呵！還債呵……呵呵……呵呵……

「山頂日頭落呵，對面月娘起囉！  
沒錢點燈火囉，貓叫兒哭驚呵！  
油鹹米柴無呵，亞姆吞目汁囉！  
討債人勢橫囉，無奈骨肉賣呵！  
亞姆聲聲兒呵，痛過刀較心囉！」

.....

妻子流瀉不完的哭聲，直冲激着金水的心房，勾帶起了兒時祖母教的山歌，在今日裏吞着淚咀嚼！時代進步呵進步，貧農鬻仔換糧還債的戲劇，爲甚却會在百年前祖母的年代上演到今？

×

×

×

人類能從自古繁衍到現代，當然是和困難血戰後勝利的明證，誰能屈服在困難前餓死而做個生活歷史下的飢魂？而偉大堅韌的求生意志呵，雖屢敗也要打倒一切障礙，達到生命中某一階段，光輝了過去一些可歌可泣的生活史！

追求生活中的希望的小艇，就在一個金光閃爍的清晨，鼓棹前進吧！飽經生活滄桑的幾張臉，浮雕着逝去的歲月給予的磨折底痕跡，靜穆在一葉扁舟，逐漸向河下流移去，終於，化成一顆黑點，淡化在河面上稀流的朝霧裏，要向另一個莽莽藎藎的森林討取生活之泉源。把重生的希望寄托在探路者的人群，麪聚在渡口處遙送他們的前去；期望帶回來「那邊的土地肥沃」的消息！而六十份這片生活了十載歲月的莊園，人們已因白霉菌的猖狂而絕望的放棄了耕植；靠泥地過活的人，荒廢棄舊的養命田，也該準備開墾過處女園的，在柑棵失收糧雜長不成的日子裏，舊債新賬已因田裏無所出產逐漸加重了，而以後重闢另一片園地所需的糧雜費，也該籌辦了，典當出賣的風氣便在這片莊園吹開！稀有的金飾，及船隻，豬群、鷄鴨、甚或兒女，都是換錢還債的「物件」！而與世無爭無牽的他們，災難降臨了自身去擔當也是應該的，但得不到社會福利照顧的一群，却爲什麼要負起某些人認爲應該的屋稅？田稅？船牌稅？苛雜稅？

風露雨霧替換的日子下，人們已在他處開拓了一片雛型

的田園；而拆下屋子裝運到新園地去重建，忙的時刻是到了吧……………。

落日的餘暉，染艷了滔滔水流的河面，飛鳥是識途的嚮導，在前飛引着方向；晚風共河水輕輕的推送着……………人們賣剩下的船隻，流瀉在河流母親的懷抱裏……………。河岸上舊園的位置，該引起人們幾許的傷感，黯然，悲痛與沉重！這是他們消磨了十年壽命的地方，曾養活了他們，也會令他們失去了兒女，家畜，船隻……………爲何他們不能永遠生活在這裏，難道做園的人該幾年東幾年西的到處討活麼？而木材還沒燒盡的新芭，也不知再要流洒出多少的血汗，耗逝掉多少的日子，才能收拾乾淨來開墾，播植！難以期待的收成之日呵，更不知何時才降臨！手頭上的錢銀糧雜，能否延續到那個時候？該是令人廢寢忘食的問題！

「哇哇」！嬰孩的哭聲盪漾在這令人悽愴的黃昏裏，河邊草叢的蛙群，也「咯咯」的在哭鳴了：想理中的衣食無缺的農人生活。會不會渺茫的像河流盡頭望不到的那樣渺茫？

## 回家

我搖盪着兩袖清風，兜着落寞愴然的心情，疲憊的身軀拖着踉蹌的步伐，跌蕩在鄉園母親的胸脯間，可憎的斜陽，映化出我幽靈似的身影，顛蹶在路面上，躡行躡行。近晚的清風，已頗有那秋的涼意，我瑟縮了一下，牽高了衣領……  
……故鄉週遭的一切，蒼老在逝去悠悠的三載歲月；我飽捱生活創傷的心，也逐漸碎在那千多個的日子裏……  
腳底下窄窄的柏油路，也曾在陽光普照下眩耀着煥然的光彩，當我套着油亮的皮鞋挺神氣的要到那異鄉去挖金掘寶，在皮鞋的彈擊下它爲我鏗鏘的奏着前進音符；如今，在風露雨霧的侵蝕下，一坑一洞古陋的像個乾癟的老人；皮肉凹縮了，裸着崢嶸的根骨，捱受着一切糟蹋，苦痛的淚水灌滿每一個坑洞。記憶中各家能在陽光下迸射着刺眼光芒的白鋅屋頂，在雨露的摧殘下，已患上深深的銹污。那迎風生姿的樹木呵，已蒼黃在這季節裏，向我傾訴着它的悲哀，落葉紛紛下……  
……夢寐難忘的故鄉啊；蕭條的景象，又該令我這回鄉的浪子，破碎的心田填塞了幾許沉重！臨別前那清晨裏的一片蓬勃清新圖景，在過去的千多個夜夢裏，不曾稍減一分光輝的照慰着我失意的心靈，夢中、幻境，我許下了多少次的誓言，重投故園懷抱的日子裏，我要在田園泡泥和打滾；我要在山坡草叢和阿黃賽跑；我要在清溪河流翻騰滌洗一身的霉氣；我要……！  
眼前出現了許多相熟又似陌生的村人，臉上的衰老和愁

苦，已使我不敢和他們打招呼，我不能確定他們是七叔還是八伯，他們也認不出我就是失意的臭頭，如今罩着一頭沒錢理的長髮和偷來的一身不合的衣褲，跛着腳上垃圾桶檢來的破拖鞋，蹣跚走向家門。……呵，闊別了多年的父母親，等下會不會蓬着一頭歲月賜予的華髮和一臉的滄桑，怔愕着兒子對他們的呼喚而認不出？……弟妹們會不會挺着粗壯的軀體，臉上浮現着訝異，兄長混身不對勁的歸來？拐了個該詛咒阻住我視線的彎，家呈現在暮色中向我展示了一身被歲月剝蝕得褪了彩的衰邁老態，歪斜得即將傾倒。預想中該粗壯得小牯牛似的小弟小妹，被風吹出了屋門似的，旋跳着只長高了的竹桿身軀，到屋前不遠處那令我驚異，已經枯了的「波羅蜜」樹下的橡樹段堆，抽剝着膠絲；我熟悉的家裏以膠絲生火的習慣。「安！葉！」夢中親人的出現，沸騰了一腔死水般的感情，蒸推得我激動得遙遙就吼喊。

感謝上蒼，賜以他們敏銳的目力，「大哥！大哥！」他們愕然的回轉頭，隨即長了翅膀似的向我飛奔而來，三載的風風雨雨，沒有沖洗掉我留在他們腦海中的模樣；我以辛酸激動的熱淚，迎接他們對我的歡呼！「大哥！你回來了！以前爲什麼不回來呢？我們整天想你呀！」弟妹們各捉住我的手，猛烈的搖幌着，「咦！大哥！爲什麼你哭呀？」他們一臉的訝異。

我容易氾濫的淚水，嚇跑了他們一團歡愉，讓疑惑流竄在他們的小心靈。

「大哥太高興了。」我的回答嗚咽得像牛的低鳴，揩拭掉可恨的淚水，我囑咐：「等下別和爸媽講大哥哭了！」

貧窮磨煉出來的早熟，已在他們的心版烙下淺淺的印痕，兄妹倆無言的對我週身溜覽一圈，有所知的黯然垂下頭。

門前出現了爸媽、大妹、二妹、三妹一張張喜悅的臉，但我的一身不順眼，惹起了父母親的皺眉。「你怎麼變成了這樣？」母親按着我的肩膀，迫不及待的慈愛的端詳着我，眼眸裏注滿濃得令我想放聲大哭的痛惜。「唉！餓得又黑又瘦，頭髮長長，鬍鬚長長，你是沒錢理？衫褲又大又綳，沒錢給人燙？」呵，母親說出的每一個字音，該灌注了幾許的關懷與痛愛！

一朵比哭還要苦澀的笑蕾，淺淺舒開在三年來已僵硬的面孔間，赤子的心收斂在虛偽裏。

「我學城市人的樣子嘛。」

「城市的人是這個樣子？」我的回答像導火線，觸發起了父親的霹靂火，一聲焦雷震得我啞口無言。

無私的母愛呵，不因骨肉久別落魄的歸來，稍減了一分愛意，濃濃的慈意偏護着我。

「臭頭才回來，你就在大小聲做麼？」

父親走開，拋下一連串的唉聲嘆氣，我慚愧的想伏在他那被生活擔子壓駝了的背影下，哭求道：「爸呵！我對不起你們，我辜負了你們對我的期望，我辜負了你們對我的栽培；苦心撫育長大的兒子，在外只能被人賤視為廢物一個，不能飛黃騰達的像龍般來承歡撫慰膝下，祇能像虫般蠕動着回來討嫌！我……………」

我一臉的風塵，疲憊，頹喪，映入母親的眼簾裏，牽引得她憐愛的神色跳躍在滄桑的臉，忙吩咐怔視着我的大妹燒熱水給我沐浴去；小弟出門購買佳餚去；二妹劊雞煮飯去……

「媽！妳別叫弟妹他們忙吧，我一切隨便！」我不能給親人帶來什麼好處，却要他們為我而瞎忙，慚愧不覺深深的

磨折着我。「看你整臉黃黃的，在外定是苦壞了，回了來得補養補養，人才會有精神！」

呵，三春暉般的母愛，薰拂得遊子的心在泣血，我不知我墮落到今日這麼淒寒的歸來，一切該是自作自受，還是命乖運蹇的該在飢寒的日子掙扎？我沒有一顆熱愛工作的心，也沒擁有一般能隨世俗浪濤共浮沉的性格，有的只是那一對該詛咒進入地獄的又臭又硬的脾氣！

母親臉上漾着殷殷的關懷詢問道：「怎麼家裏一直去信催你回來，你都不回呢？出去了三年，你知一家多掛念着你呀！在首都姨丈他們待你好嗎？你說在雜貨店裏工作會覺得難捱嗎？薪水够用嗎？在外怎麼不好好的照料自己，弄得全身躑躅蹋蹋的回來？」

我不願愧疚的神色給母親看到，把頭低俯着，千種感嘆萬般的沮喪，在心槽裏攪拌着，我該潑口大咒親情淡薄？還是憤懣於社會的殘酷還是自慚於自己的無能，初到首都在姨丈家裡吃了個來月閒飯，便被他用喪門神的臉孔趕了出來，而倔強的一顆心，叫我去流浪流浪，別這麼樣垂頭喪氣就轉回家，於是我把羞恥的念頭拋棄掉，和飯店幫忙洗碗筷換來人家吃剩下的殘餚冷羹；在巴利撿拾菜販們拋棄的菜棵，賣給晚上在中央巴利旁賣不新鮮的蔬菜的老太婆們；幫忙收購玻璃樽的印度人收買瓶瓶罐罐，然後在他家歇宿一宵，天明藏滿了一頭他們的傳宗之寶——跳蚤——而離去。我也收集一些認為可以換錢的破銅爛鐵，舊衣髒褲，沒了面目的書籍，生了鏽的工具等，捐揀到販賣舊貨的蘇丹街後巷，把喉嚨快要吼破了的高聲喊賣，我也用有限的本錢，去戲院和人家擠着購買觀眾們認為值得一看的影片的戲票，然後以黑市的

價格轉賣給他們；有時也在一些家庭主婦的面前，扮個伸手將軍。我也會……………。

納罕的意氣揉合在母親的再次詢問裏，堵擋了我流瀉的思潮，「你怎麼啦，媽問你的話也不答？有什麼傷心的事是嗎？」

我把偽裝的笑容展露在慈母的視線中，「媽！我沒有什麼傷心事呀，只是沉緬在一些有趣的回憶裏。」呵！母親！原諒你的愛兒欺瞞妳，兒子不能向妳吐訴在異鄉是個拾荒者，是個流浪者，是個乞丐，是個廢物，是個……………。

母親從世故中讀出我言不由衷的窘態，黯然疑惑無奈關懷的眼光罩視着我，我忙以要洗澡為藉口，溜進了浴房。

暖膚的溫水，沖洗掉全身的疲憊，舒暢的感覺便乘機流竄在體內！呵！三年來第一次的溫水浴。家人欵欵的關懷，勾起了心中深廣的感慨。流浪異鄉的日子，多少個無處可棲宿的深夜。在墨雲的淚雨下，被流洒的抖簌在人家的五腳基下，抱着身軀咬着牙齒苦挨風寒雨冷的侵襲，戰慄抖簌的渡過苦盼天明的漫漫長夜……………。苦難的日子，還等着我去重溫吧？

「姐！那雞腿給我吃。」

聲音引起我嗅覺的靈性，香馥的雞肉味襲進浴室。小弟忍不住向二妹討吃。

「大哥很久沒在家吃過雞腿，留給大哥吃吧。」二妹的回答。

我彷彿看到小弟的臉塗滿了失望，匆忙的套上衣服，我走進廚房；二妹在洗着砧板，準備砍雞；小弟麼妹聚攏着，歎嗑嗑的望着那隻佳餚，「丹，我不喜歡吃雞腿，給安和葉吃吧。」我不知羞慚的以大哥的身份向二妹吩咐。

大妹也跨進了廚房，要幫二妹的忙，「大哥，我滾蔥花鯧魚湯給你吃好嗎？」大妹拋給我一片笑靨，我掀動嘴角，形成個淒涼的微笑，大哥憑什麼該要妳滾道蔥花鯧魚湯來吃？

和母親對坐在廳裏，在汽燈下，她深深的注視着我，要從我臉上讀出三年來我的生活片斷；我也辛酸的望着母親，數着她的白髮和臉上的皺紋。

「你明天該去理髮剃鬚了。」也許，母親從我臉上捕捉到愛兒在外地過的是無業遊民的生活底痕跡，雙眼中那一蓬母性的光彩裏便揉有了黯然的陰翳，額間也添了幾道憂慮的皺痕，讓愛兒不能得意的歸來的淒然在臉上盤恆了良久，岔開心事似的提醒兒子該去修整儀表。

我點着頭應了聲，愧然勾起的愴然，充塞心頭，媽呵，我已長大了，為什麼總還會令妳牽掛與關懷呢？母愛的光輝為什麼總為兒女照耀到自身停止了一切活動時才止呢？

一陣倉咳由後門傳了進來，父親捏着一把肥菲，臉上有着兒子能回來共享他親自栽種後有所收穫的興奮，「菲菜炒豆乾」——他佝僂的身軀在倉咳中抽抖着向妹妹們吩咐。我忽然發覺到父親原來已是很蒼老瘦削了，那十幾年來湯藥總不能撲殺的咳症，也像是加深了。那一副秤起來我懷疑能超過七十斤的身軀，就能日日挑得起千斤生活重擔？我年輕力壯的個子，都追索不到每日三餐之所需，而困頓於飢餓的深淵；我為什麼不能養得飽我自己且有餘力來幫助這個家呢？我算得是能幹的父親的兒子嗎？我還能自豪自傲於那件令我坐了半年牢的往事嗎？我只是在生活中打了敗仗的廢物，並不是一個該自驕於有自尊有骨節的青年；我只是個社會寄生蟲，社會上的渣滓，憑那幾句不識時務的話語，就興奮得在

牢中也會偷笑？

「本工廠急欲僱請一雜役，須識英語爲合……………」

流浪了一年，我看到了這一則廣告，興起了託身於工廠的念頭，應徵去。

辦公室裏，那衣飾整潔的馬臉中年人，不屑的眼光在我穿着襤褸的身上尋找更多的缺點。「ARE YOU COME FOR INTERVIEW?」他向我吐出一股寒流。

「是。」我不滿意他的態度地回答。

「WHY DON'T YOU SPEAK ENGLISH?」他忽地像受傷的野獸對我咆哮道。

我立刻顯以顏色，拍着他的辦公桌，喝斥：「你知道我是黃皮膚族，不是白皮膚種嗎？」室裏其他的目光都驟集在我身上，我對面的他，臉色立時像大病了一場，按了牆邊的鈴掣一下，闖進兩個高大的錫克籍人，把我拖離了辦公室，叫我陪他們在外面站崗，我始終逃脫不了他們的攔阻，過後，便被警車載去警局，抄錄了身份証，因找不到擔保人，我被扣留了，以後上了兩次法庭聆聽馬臉和他的律師講流利的英語後，命運便註定我要坐半年的牢……………這時間，印籍的朋友來探了兩次獄，順便交給我家的來信，我婉拒了家裏要我回的眷戀之情，且謊言滿篇的說我生活得很好，姨丈一家待我很好等的覆了回信，要印籍朋友掏錢買郵投寄，便毫無牽掛的把我的青春擲給監牢，整整的半年時光。出獄後，在流浪坎坷困厄的人生道路上，總沒有湊得足回家的川資，就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我橫了心，洗劫了一個在偏僻角落行走的少女，終於落魄寒愴的回到家裏來。

「大哥！吃飯了。」么妹一邊啃着鷄腿，一面喚我道；我招呼了母親，走向飯桌去。

吃飯間，親人的眼光都帶有鼓勵我多吃多嚙的期待。呵！這是我三年來第一次吃到團圓飯，但對着滿桌的佳餚，我的食慾給太多的往事殺死了。

流浪的日子，冷硬的麵包沒一點甜料的塗抹，我會吃得津津有味，三毛錢只淋了一些湯汁的白飯，我狼吞虎嚙令旁人都露出詫異的神色，疑我是餓鬼轉胎呢！

我默默吃完了這一餐帶有苦澀感覺的晚餐，便把身心給涼在屋旁的晒穀場，讓家鄉的明月寒星輕風滌洗我從城市帶回來的心靈上的污垢！小弟麼妹也跟着出來了，牽拉着我的手，要我講述一些城市的東西來滿足他們的好奇心；我搖幌着頭苦笑：「大哥不會講，還是你們講些家裏的吧！」

於是我從弟弟口中知道了田園鬧水災；金瓜伯種的木薯一夜之間給人拔光了；阿仁兩夫婦割膠找不到吃；搬到別村去了；大頭的母親死了，沒錢買棺木，一家家的捐錢。今年家裏稻穀歉收，父親說不買一輛二手貨的腳車給弟弟了。種稻的日子，妹妹少種了弟弟一百棵，阿黃去年和毒蛇互咬，中毒死了，妹妹有一次學挑水，差點淹死在井裏……………。

「四哥有一次學載肥……………，給腳車壓傷了筋骨哩！」妹妹不滿意弟弟說出她不光榮的往事，也揭露出小弟高明的騎術。

我沉重的心情，更平添了無限的沉重，憐憫的望着他們，愴然的流下了百感交集的淚珠。十歲和八歲的年齡，也要挑起了生活的殘酷擔子；加上自己的失意，村人和家裏生活的艱辛，我的意志幾乎都崩潰了！

「大哥！媽她們來了。」弟妹們提醒我，我警覺的在面頰間抹擦了，迎向母親二妹三妹去，圍坐在矮櫬間。

月輝清冽涼如水，母親抬頭望了望，莊稼人的感嘆總是

很多的，半個多月沒下雨了，蕃薯籐插下去連葉都晒枯了，天氣這麼涼，得等到幾時才有雨？土產的滯銷、不值錢；食糧卻不斷漲價……；天時的奇旱或雨澤；母親滔滔的當做難經唸……

「咳咳咳！」父親吐着一團咳聲也走來了。「日子難過人才不會變懶去。」父親的話不知是應答母親的訴苦，還是對我有所警戒，飽含深意的眼光罩向我一下，「越難過的日子越要過！」

我不覺跌入迷惘的意境，父親這兩句話，是否該我日後的生活指南？

也許，再寄跡他鄉的日子，我會以不同的生活方式前闖吧？在家裏親情的洗抹掉那心靈上的頹喪後……。

怔在思維眩惑的困境裏，我像渾忘了週遭的一切……

……。

# 苦生活

肥婆推着她那輛老舊的麵檔車，身後跟着幼女姣姣女，趕着在熱水湖新村的大路上。

太陽斜掛在天空三十來度的一方角落，照在人們的皮膚上熱熱的，該是早上九點來鐘了吧。這時候，該上工的都工作去了，學生們也在教室裏對着書本了，家庭主婦是在巴利爲了一角五分和菜販肉販們還討着價，或是在屋後滌洗着衣服或打掃，路上因此顯得是靜寂的，行人疏落的，只有肥婆的麵檔車，像負擔不了身上的重量，吱吱聲的呻吟着，煤油爐在呼喘着，碗碟頑皮的互相碰擊着。大路上蒙着許多塵土，筆直的指向「吉冷結路」的工業區那一方，路的盡頭處，一堆堆的白沙，垃圾間的白紙，在陽光下光亮的眩眼，腐臭的氣息，隨風傳了來。「沒好死的，將窮人趕了，木屋剷了，便車沙車石的連附近的爛泥地也填起了，說要起一些新樓，有錢人家當然會來買新樓住，那些窮人却不知就要住那裏？」肥婆對那一片空地，有着很深的眷戀，也有着對現時的一番面目，憎恨起某一些人來。十年前，丈夫遠走彭亨州伐木，寄來了幾次安家費後，以後就沒了他的音訊，和丈夫一齊工作的鄰居木叔回來後，才透露出丈夫娶了個小的，肥婆痛哭了幾場，毅然的挑起了生活的擔子，以賣「叻沙粉」爲日後的職業，幼齡的子女託人照管。窮人也許生就多災多難，住所也沒保障的橫裏接到一封迫遷書，原址有須要起新樓呵，幾家同是在生活線上掙扎的鄰居，於是弄得心情惶惶恹恹，

行坐無所安，幾經交涉，大家合起來還收不到兩百元的遷移費，據說給某些人吞吃了整塊，只分下一點殘餘。儘管人家說，社會是怎樣的好，肥婆在那時卻有呼天不應，哭地不靈的感覺！此後的日子，負擔更重了，每月得抽出三四十元的房租費，租下窄狹的一間房，還得看房主的臉色和爲了用水用電用廚房的繁碎事情而發生齟齬，一切中的一切，更令肥婆要咒死一些人！雖然日子難過總也要過，苦挨到現在來，兒女們都已入學了：小的女兒，趁着讀下午班早上有時間，也跟着出來幫忙……

「媽！下斜坡了啊！」大路趕完了，該拐進一條凹凸不平的泥沙路，好傾斜的，姣姣女看見母親怔怔的，忙向前阻着車輛的速度，母女倆出力的控制下，才避免了碗碟的旋跳。幾個小孩子，聚在一家屋前的「遮里樹」下，正在耍迷藏，年齡是適合玩遊戲或撒嬌這一階段，驚覺到了肥婆那輛麵檔車吱吱聲的到來，有的圍攏了上來，有的進了家裏拿碗拿匙的，或是向姐姐母親們嚷要吃麵。「一角米粉。」「一角棵條。」又清湯又叻沙，都嘈了。車前的那幾個小猴頭。肥婆拿起撈具，抓粉抓麵抓豆牙的，盛了放進貯滿湯水銅質器具裏，燙一燙，撈起倒翻進女兒擺好的一個個碗裏，加上鮮蚶豆腐泊，姣姣女拿了筷子湯匙一碗碗的遞給人家。十一歲的年齡，已要領受生活的意義。

「肥婆，給兩碗一角的叻沙粉。」是大人的聲音，肥婆的熟客吱喳婆。被進去喚她出來的女兒拉着手，彼此還沒走出門口，聲波已盪了過來。望着鄰居的孩子吃得津津有味，那鮮艷的叻沙椒油湯，紅亮的，香辣的誘得她有點猴急的饑涎欲滴，見到煮好的粉麵一碗碗的只是輪到他人，她嚥了嚥唾液，「肥婆，還沒到我？」

「妳最慢來那裏到妳！」肥婆趕得頭也沒抬得；「這麼急做什麼？」

吱喳婆有着豁達的胸懷，也不以為忤，而她的口舌正應了她的綽號，話匣子永遠上不了鎖。「肥婆，妳就好啦，每天這麼多人吃，生活是不用憂了的。」吱喳婆有點羨慕人家

「好！米粉起價，江魚仔起價，排骨起價，豆腐泊也起價，熬一鍋湯也要多下本錢，怎麼不好？七早八早得趕到文良港巴利買東西去，回來得趕煮趕焅，晚上還得輾辣椒，鉋椰，熬湯，一日做足十幾個鐘點，賺到的錢還不够買人家抽過稅的東西，又怎樣會不好？」肥婆的牢騷給吱喳婆勾引起了，嘮叨了起來。

「我們更慘呢？什麼都起價，我個男人捱生捱死，拿死百來塊工錢，交了房租不够買米，買了油不够買菜，吃不肥餓不死的生活好過嗎？」吱喳婆平素給人的印象是有點「三八」的，怎奈談起生活的苦況，卻有了一份難見的正經。

肥婆默然無語，有點憐憫對方，「窮人家總有唸不完的一套苦經！」她心中呢喃。

待到顧客們吃完了，收拾好一切，母女倆又起程了，趕進「吉冷結路」輕工業區去。這兒的街道，分佈成「井」字型，各間大約只能稱雄於這兒的工廠，便建築在「井」字路的裏裏外外，有五金廠、椰油廠、錫器廠、醬油廠、鐵釘廠、煙草廠、塑膠廠、唱片廠等。這些廠，不但容納了這一方的工人、也僱傭了幾里外吉隆坡和其他地方的勞工，上班放工的時候，滿街都是工人們。肥婆在這裏賣麵多年，也熟透了那間廠的工人們是歇九點三十分喝茶，那間的工友十點開吃點心，爭取着時間，挨廠售賣，價廉物實的食品，也頗受到顧客的歡迎，生意也就過得去，但顧客們熟了，喜愛除欠

，因此也常虧損於一些沒品行沒良心的欠客，他們另謀高就後賬數就忘了的。

將近十點了，肥婆照例到那做木廠前的樹蔭下，準備着一切，時間一到，廠裏的工人們顛馬般沖鋒而出，個個食量奇大的又要爭快，呼喊一聲像響個霹靂，……「肥婆！米粉三角！」「麵三角」……「豆腐泊多些」，「蚶肉多些」……「不要叉燒」，「不要辣椒」……霹靂交疊響，催得肥婆也忙亂了，煮了這個的米粉，那個又嚷着他的麵呢？又急又快又忙，趕得肥婆熱汗直流！姣姣女也沒閒着，捧麵拿筴收碗收錢，忙得張小臉的顏色像晚霞那麼的璀璨，惹人喜愛的，原名阿真就被顧客們喚做姣姣女。

「姣姣女，妳真是嬌的咧！」

「姣姣女，我看到妳就鍾意的咧！」

……。

年輕浮佻的顧客，對女孩子總要施予口舌上的輕薄，對這小女孩，也不例外，但在貧窮生活的煎煉下，姣姣女有着一份過人的沉默和定性，根本就不會去理睬顧客們的戲弄，只是默默的幹着她的工作，孩子們應有的童真，也許被生活榨壓死了。浮現在她臉上的，只有令人覺得不該有的靜穆。她不能像母親，給顧客喝斥了還得陪着笑臉。

「肥婆！妳脹懵了？將我的清湯煮成叻沙？」

「肥婆！我都不需要蚶肉爲什麼還放得多多？」……。

街頭上賺取蠅頭小利的小販生涯，日子充滿了委曲，但爲了生活，肥婆怎能不對着顧客綻開隱忍的笑紋？呵！生活，生活！在苦況能互相吐露互相了解的也只有同是小販中人的那一批，賣芋頭糕的芋頭婆，賣豬腸粉的豬腸婆，賣涼粉雪水的雪水婆……。顧客大聲夾惡啦，欠賬收不回啦，

一來就要爭先啦，照顧稍疏神顧客吃喝了沒給錢啦……  
。這一切都是她們的談話題材。從事小販生涯她們也沒有賺  
取到什麼，倒上了個什麼婆什麼婆的綽號，談起了也不由的  
相對苦笑。

顧客們吃喝完了，揮拍下屁股走回工廠去，肥婆母女倆  
開始清理那堆疊着的碗碟，匙筷。每天都是這樣，一陣鬧哄  
哄後，就是一片冷清，賣剩下的粉麵，只有到住戶處一家家  
的兜賣了。

揩抹搓洗着碗筷，肥婆也沒注意到一切。一輛卡車的吵  
聲，由遠而近，終於停止了下來，肥婆這才發覺到，那車身  
漆滿青色，心中就一嚇！隔鄰的小販，發了聲喊，騎上腳車  
載着一切，飛也似的踩着走了，洗剩下的碗碟，忍痛的當着  
摔破了吧。肥婆母女倆怔在那裏，知道推着麵檔車怎樣也走  
不脫了，印有字跡的卡車門打開，跳下幾個穿制服的人來，  
對肥婆咕嚕了幾句，不由分說的，幾人便合力的將麵檔車抬  
向卡車去。母女倆還是第一次經歷這種陣仗，臉都嚇白了。  
肥婆惶急驚恐的發了聲喊，衝上前去，嘶聲道：「你們不能  
抬了我的車去呀，我還要賣麵的，還要賣麵的啊！」肥婆像  
瘋了，當街痛哭，扯着那輛相依為命的檔車牢牢的難於放手  
呵！他們的一群分出兩個來，把肥婆揪開，兇狠的向她詛咒  
着，那馬來話肥婆一句也聽不懂，嚎啕着撲向前，「我的車  
呀，我的車呀！」那兩人怒了，把她推倒在地上；姣姣女媽  
啊媽啊的衝上前，兩手圍抱在母親的肩脅下，出力的要把母  
親抱起來。和着哭聲的熱淚，顆顆滴落在母親的髮際間。檔  
車給人抬走了，連地下的水桶碗筷他們也不肯放過，全搬上  
卡車去，這些謀生的器具，當初置辦時頗花了肥婆些錢，也  
養活了她一家大小，如今一旦成空，肥婆心如刀剜，痛哭悲

傷的難以自制，女兒也淒涼的嚶嚶哀泣着。「天啊……我不……偷……又……不搶……安安……份份……的……做點生意……也算……是……犯法……麼」……肥婆癱瘓着在地上，向天空哀慟的哭問道。女兒扶着母親的肩膀，哀求道：「媽……妳……唔好……唔好再哭啦」……肥婆猛的一把攬住了女兒，「因……我們……明天怎樣……賣麵啊？」女兒嗚嗚咽咽的，還能回答母親些什麼呢！

一些旁觀的人走上前：「妳們的檔具可以去警局贖回的啊，只二十五元罰款！」

肥婆按着女兒驀地站了起來，惡聲：「我有錢也不會拿去養肥這一些人！」

拉着女兒，母女倆走向回家的路途。今天的生意，賺沒幾塊錢，倒賠貼了自己唯一的財產，肥婆怎樣也抑制不下心內的那一股悲痛……。

兩日後，肥婆用腳車載着個架子，踩到舊地重新喊賣了，她笑迎着顧客，打開架子裏的幾個鍋蓋，裏面裝有炒米粉，紅豆水，也有煎的香蕉糕和紅色的鬆花糕。





封面設計：方 向



當 朝 陽 初 升

連 銅 著

野 草 出版社出版

YEE TSUA PUBLISHING HOUSE

3279, Jinjang North, Kuala Lumpur, Malaysia

松柏印務貿易有限公司印刷

一九七七年十月出版

定價 \$ 1.60